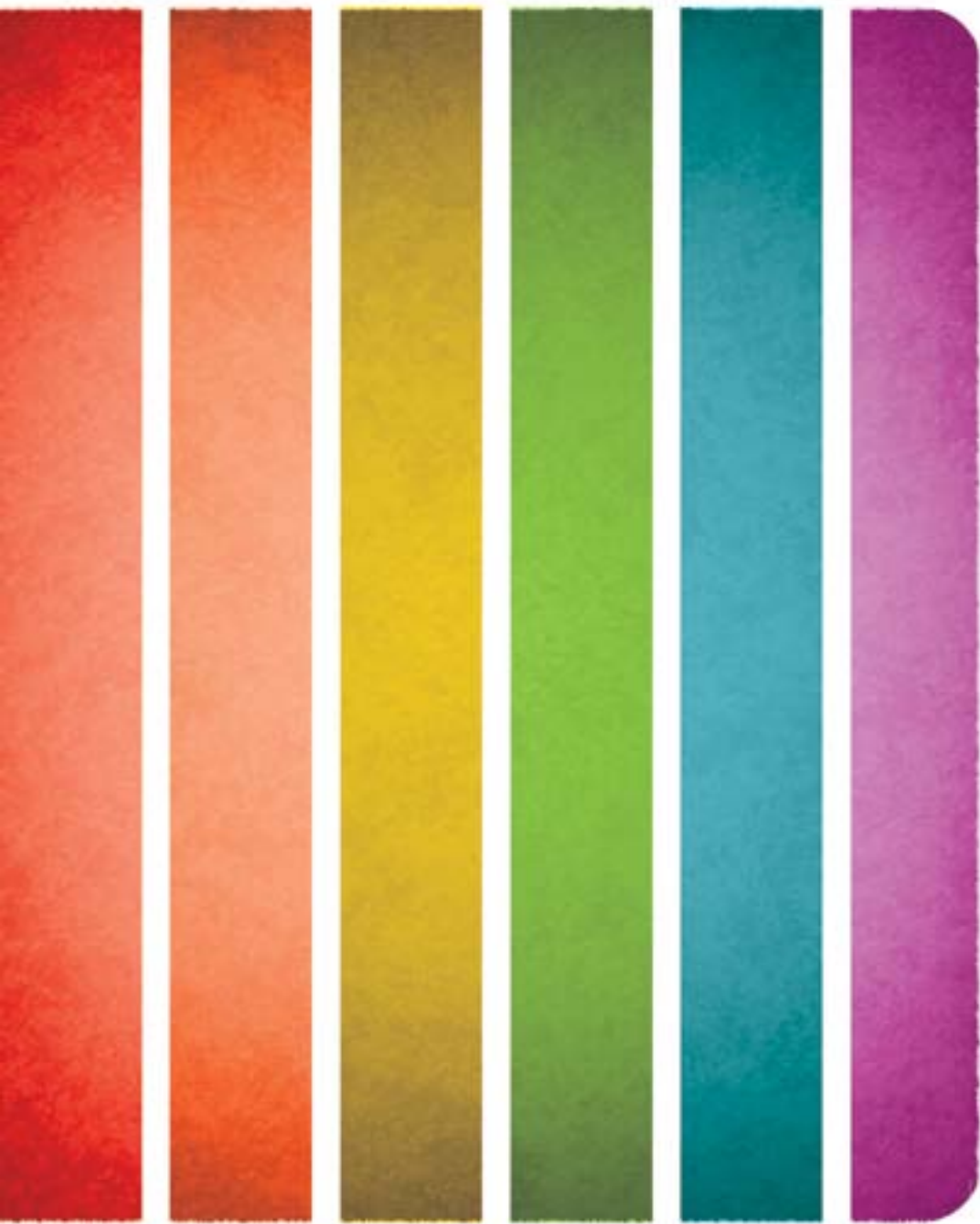


认识同志手册



由爱白文化教育中心主编的《认识同志》是一本适合同志阅读的手册，也适合他们的父母家人、同事朋友，以及所有愿意了解同志的人阅读。同样，对教育工作者也会有参考价值。

在编辑这本手册的时候，同性恋在中国已成为公众话题，然而一些错误的认识仍然充斥于资讯传媒和出版物；各种反科学论调的“矫治同性恋”理论或实践依旧层出不穷。有鉴于此，手册不仅纳入了相关科学机构的权威认定，还收录有男女同志朋友应邀而写的真实故事，以及一位同性恋者的母亲的心路自述。我们希望，这本小书能让大家对同性恋的认识更加理性、全面和科学。

用“同志”来代表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可能会让一些熟悉这个词的历史含义的读者感到别扭。“同志”一词本来指志趣、志向相同的人，在古书中很普遍，《红楼梦》里也出现过，并非近现代革命者专用。本手册所用“同志”一词的词义是香港剧作家林奕华在1990年前后创造的，随后逐渐在港台地区的同性恋人群及大众媒体中普及；近年成为中国大陆同性恋者日常口语，并偶见于大众媒体。一词多义和语言演变都是正常的现象，因此我们按新词义使用了“同志”，特此说明。

这本手册的编写，参考了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从2001年起编写的各版《认识同志手册》，并经惠允改写了部分内容放进本手册中，在此表示感谢！

本手册将会不定期改版并逐步完善，恳请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欢迎赐稿。

前言

知识篇

性倾向与同性恋
同话世界—同志小词典
解开心中的疑惑—同志经典Q&A
爱白《同志常见问题》选辑

情感篇

我找到我自己
情如兄弟，重于朋友
爱情是学会的

家庭篇

给同志父母的问答——当您的子女亮相之后
为了心中的彩虹

相关资料

中国大陆同性恋大事纪
同志名人录
推荐网站
推荐图书
推荐电影

爱白介绍

性倾向与同性恋

性倾向是什么？

性倾向是性本质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以在感情、情爱、性欲和柔情方面长期持久地被特定性别的人所吸引为特征。

性本质的其余三个组成部分是生理性别、性别认同（心理上对于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的觉知）、社会性别角色（对文化常规所要求的男性或女性行为的依循）。

一般认为有三种性倾向：同性性倾向，被本性别的人所吸引；异性性倾向，被不同性别的人所吸引；双性性倾向，被两种性别的人所吸引。

性倾向是关于感情，关于自我认识的。性倾向和性行为不同。性倾向可能在人的行为中表现，也可能不表现。

造成个人具有某种性倾向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个人性倾向的成因，有多种理论。科学界公认，性倾向最有可能是环境、认知和生物因素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多数人的性倾向形成于早年。近年大量证据显示，先天的生物因素对于个人性倾向有重要影响。

应该认识到，一个人的性倾向的形成，原因大概有很多，并且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成因。

性倾向是可选择的吗？

不是。没有人可以选择做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大多数人的性倾向，会在青春期的最初阶段，在从未有性经历的情况下得以显露。虽然我们可以选择依从，或是违拗自己的感情来行事，但心理学家认为，性倾向并不是可以自愿改变的主观选择。

性倾向可以借助治疗改变吗？

不能。尝试借助治疗改变性倾向的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往往是在家人或宗教团体的强迫下这样做的。事实上，同性性倾向不是疾病，无须治疗，也不能改变。然而，并不是每个向心理医生求诊的同性恋者、双性恋者，都是为了改变性倾向才去的；有的人找心理医生帮忙，是为了度过公开性倾向的难关，或是寻求应对和消除偏见的策略。

所谓“逆转治疗”的效果怎样？

一些从事所谓“逆转治疗”的医生宣称，他们曾经把求诊者从同性恋者变为异性恋者。然而，这一类宣告有几点值得怀疑：首先，这类宣告很多是谴责同性恋的组织发出的；其次，这类“治疗”的记录都很简陋，比如，“治疗”结果就缺乏后续的跟进报告。而后续跟进的结果怎样，正是检验心理治疗是否有效的标准。

美国心理学协会极为关注这些“治疗”及其对于求诊者的潜在伤害。1997年，该协会的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重申心理学反对在治疗中歧视同性恋的立场，指出求诊者有权得到不带偏见的治疗，并享有自主决定的权利。接受与性倾向有关的治疗的任何人，都有权在科学中立的环境里，受到不带社会偏见的对待。

同性恋是精神障碍吗？是情感问题吗？

都不是。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其他精神卫生专家一致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不是精神障碍，不是情感问题。逾35年的客观、严谨的科学研究表明，同性恋本身和精神障碍、情感问题、社会问题都没有联系。同性恋曾经被视为精神病，是因为当时心理学界和社会大众掌握着偏颇的信息。

在过去，对同性恋的研究曾经只以接受治疗的人为对象，因而造成了偏颇的结论。当研究者调查了没有接受治疗的同性恋者以后，很快便发现，把同性恋定为精神病的观点是错误的。

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肯定了最新的、更严谨的研究的重要意义，将同性恋从疾病手册中删除；两年后，美国心理学协会通过决议，支持这一做法。

逾25年来，两个协会多次向所有精神卫生从业员呼吁，应该带头消除部分人把同性性倾向和精神病相联系的污蔑行为。

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可以养好孩子吗？

可以。有关研究比较了同性恋者家长和异性恋者家长抚养的孩子，发现两组孩子在智力水平、心理适应度、社会适应度、受同伴欢迎度等四个关键方面没有差别。此外，应该认识到，家长具有什么性倾向，不代表孩子将来也会具有这种性倾向。

另一个关于同性恋的谬论是，同性恋男人比异性恋男人更容易有猥亵儿童的倾向。这是没有根据的。

为什么有些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要把性倾向告诉别人？

因为和别人分享这个方面，对于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是很重要的。实际上，研究发现，公开性倾向与心理适应度密切相关：对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越坦然的人，心理健康程度、自尊程度就越高。

为什么有些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会觉得性倾向难以公开呢？

当同性恋者初次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感到害怕、异样、孤独——在童年或少年时期发现自己的同性性倾向，这种感觉会特别深。而人是依存于家庭、社会生活的，他们经常不得不奋力和偏见、谬论作斗争。

青少年儿童可能最容易陷于偏见和定型（stereotypes）的伤害。同性恋者也可能害怕因公开性倾向而遭到家人、朋友、同事、教会的唾弃。有的同性恋者还可能因此遭到解雇，或在校园里被人滋扰。

同性恋者遭受暴力和身体攻击的几率高于异性恋者。上世纪90年代中叶，美国加州有研究指出，受访的女同性恋者有1/5、男同性恋者有1/4曾经遭遇针对其性倾向的仇视犯罪。美国加州的另一项研究指出，在约500名受访青年中，有一半受访者曾经受到敌意的侵扰，程度从辱骂到殴打不等。

什么措施可以消减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和歧视？

研究发现，最支持同性恋者的人，是那些朋友或同事里有同性恋者，并熟悉他们的人。因此，心理学家相信，对同性恋者一概敌视的态度，不是有现实根据的经验之谈，而是被谬论误导而形成的偏见。而且，保护同性恋者不受暴力和歧视侵害，正如保护社会上的其他少数族群一样重要。美国有的州，把针对某人性倾向而发动的暴力攻击定为仇视犯罪（hate crime）。目前已经有10个州订立了法律，惩罚针对性倾向的歧视行为。

教导公众认识同性恋为什么是很重要的？

把关于性倾向、同性恋的教育给予大众，可能消减对同性恋的敌视和偏见。对于青少年来说，不管他们是同性恋、双性恋还是异性恋，在他们初次发现自己的性倾向，并努力理解它的时候，辅之以有关同性恋的科学信息，至关重要。担忧青少年知道了这些信息会变成同性恋，完全是无稽之谈。科学信息不可能把人变成同性恋，或是异性恋。

同性恋、双性恋的男人都感染了艾滋病吗？

这种谬论很普遍，但是毫无道理。实际上，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程度，和个人的行为有关，和性倾向无关。要预防艾滋病，谨记采取安全的性行为，并且不要吸毒。

（摘译自美国心理学协会网站历年材料）





话世界 同志小辞典

在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中，您或许曾见过“恐同”、“出柜”、“彩虹”之类的词语。乍看之下，您可能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这些都是同志群体的惯用词汇，同志群体如彩虹般多姿多彩的文化脉络，就在这些惯用词语里表现无疑。

同志

同性恋者的代称，泛指广义的同性恋人群，可扩充解释为各种不符合异性恋主流价值的性少数人群的代称。

同性恋

homosexuality

早期性医学为同性恋下了病理性定义，1974年美国精神医学会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删除。2001年4月20日，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这比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晚了7年。

彩虹旗

同志平等权利运动常使用的象征标志。红、橙、黄、绿、蓝、紫六种颜色，分别代表“生命”、“康复”、“太阳”、“自然”、“和谐”、“精神”，象征着同性恋人群的多彩多姿。



直人

Straight People

就是异性恋者的意思。

恐同症

Homophobia

同性恋恐惧症。指厌恶同性恋的心理，对同性恋持有偏见。

出柜

Come Out

同志向他人表明其性倾向时，称为“走出衣柜”（*come out of the closet*）简称为“出柜”，又称为“亮相”、“现身”。

男同志

Gay

男同性恋者。Gay这个词也泛指广义的同性恋人群。

拉拉

Lesbian

对女同志的称呼，是Lesbian（女同志）前三个字母Les的谐音。也有人昵称为“拉子”。

双性恋者

Bisexual

爱恋与欲望的对象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

为你解开心中的疑惑

同志经典 Q&A

跨性别

Transgender/TG

在性别认同、性别气质、行为举止、外貌与装扮或生理性别等等性别表现上，不同于主流社会将性别仅以男女两性作为划分的绝对标准。在跨性别群体中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形成了一些次团体。简单解释如下：

变性

Transsexual/TS

从医学的角度，变性欲望称为“性心理认同障碍”或“自我认知障碍性疾患”（gender identity disorder），这不是简单地希望成为另一性别的人，而是一种内在的、不可抗拒的感觉。有变性欲望的人，不仅仅在生活中选择与自己的表面性别相反的行为，而且对自己的性器官有厌恶感。变性欲望与同性倾向没有任何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现象。

扮装

Crossdresser/CD

普通一般的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则多半称为CD或CDS。

扮异性

Transvestite/TV

指经常性地穿着异性服装者，有些甚至在日常生活的所有时间里都以异性的社会角色度日。

“喜欢同性是很早就已觉察到的事，阅读一些书籍后，更能想清楚自己到底是怎

么回事，知道自己是正常健康的人。我并不讨厌异性，但无法和她们相恋。我也不知

道以后会不会改变，但那是以后的事。保有自我，努力沟通，获得家人与朋友的接纳

与了解，这是我的衷心愿望……”一位同性恋朋友的心声

听见同性恋三个字，你脑海中最先浮起的念头是什么？是一大堆问号？还是因为

不了解，而隐隐觉得恐惧？或者觉得那不关我的事？

其实，同性恋没什么大不了的，也并不奇怪，只不过是恋爱的性取向与异性恋不

同罢了。但是，因为人们不了解，往往会对同志产生很多疑虑，甚至，原本觉得还可

以接受，可是一旦发现周遭有人是同性恋，便开始坐立不安！

以下，我们就为你整理出最常见的一些问题典型，请你放轻松，与我们一起来认

识同志，进而接纳你的同志家人，你的同志朋友吧！

基础观念篇

Q: 同性恋是不是不正常呢?

A: 人们判定喜欢异性是正常、喜欢同性则不正常的标准，其实非常模糊。如果认为同性恋是少数二认定他们不正常，不需要重视他们的权益，那么，少数民族呢？我们是不是也认为他们不正常、不该尊重呢？“正常”是一种相对概念，对同性恋者来说，喜欢同性才是正常的。

Q: 你不觉得两个女/男生亲嘴很不自然、很恶心？

A: 我们对不习惯、少见的事物往往觉得怪异、排斥，并不是他们真的不好，而是我们不了解。说同性亲嘴很恶心，是刻板印象。

Q: 同性恋有没有可能“变回”异性恋？

A: 如果有同志问你：“有没有可能‘变回’同性恋？”你会如何回答？性倾向是不可改变的，异性倾向不可能变为同性，反之亦然。

Q: 是不是同性恋的感情生活都很乱，常常换伴侣？

A: 性倾向与感情生活乱不乱无关，可能因为媒体的负面渲染（往往在社会新闻中的刻意突出“当事人是同性恋”），造成社会对同性恋的误解。其实，不论是异性恋或同性恋，都有花心大萝卜和痴情专一的人。

Q: 你不怕得AIDS吗？

A: 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根据卫生部的统计，在国内AIDS患者中，异性恋者的比率高于同性恋者。艾滋病的传染途径相当多，包括了输血、打针、不安全性行为等。因此，安全性行为才是预防AIDS的上策。

Q: 确定自己是同性恋吗？如何确定？

A: 性倾向是可以透过直觉感到的，只要自己没有先入之见，不受偏见歧视的影响，应该知道哪个性别对自己有性吸引。

Q: 同性恋需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A: 同性恋不是病，更不是心理变态。早在1974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已将同性恋一词从诊断统计手册中除去。2001年4月20日，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反倒是父母如果因为孩子是同性恋而自责困惑，也许该找人谈谈。

Q: 是不是没遇到好男人/女人？跟异性交往失败，才变成同性恋的？

A: 没有遇到好的异性，或者与异性交往受挫，这种看法还是“将异性恋当成人生唯一选择”的狭隘观点。

Q: 同性恋是不是也分男女？

A: 同性恋之间的相处方式与情爱模式的确受到了性别角色的影响，有些同志由于缺乏同性模式，模拟异性婚姻和异性性别分工，当然也有人不喜欢角色的分别。这些性别角色不是一成不变，有时也会随着关系而转变。社会大众很习惯异性恋关系中的一男一女的固定关系，以为同性恋的关系也一定牢不可破。

Q: 你还年轻，会不会只是一时的“假性同性恋”？

A: 从来不会有人说“你只是暂时的假异性恋”吧？就算是青少年，也不应以喜欢同性或异性的标准来置疑他的感情是否“纯正”或该被改变。应该关心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一味地否定他的感情。

Q: 跟同性恋做朋友，或是看了太多同性恋的书，会不会变成同性恋？

A: 很多人看到同志相关资讯时，都会有这样的疑虑。其实，感情与性取向，都是自然而然的，勉强不来的。而且，同性恋者从小就是在以异性恋为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中成长，被异性恋父母抚养、看异性恋书与电影，身旁也多半是异性恋朋友的同性恋，怎么就不会“变成异性恋”呢？如果真的有人因为看了同性恋的书籍而变成同性恋，那也只能说，这个人天生就有喜欢同性的倾向。

Q: 同性恋是不是赶时髦, 才当同性恋?

A: 现在社会越多元开放, 人们就有越多选择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 对“非我族类”的忍受度也增加了, 所以同性恋可见度越来越高, 造成“同性恋好像很时髦”的错觉。其实, 自古以来就有同性恋的存在, 只是过去在社会压力下, 他们必须辛苦的隐藏身份, 所以你看不到罢了。

Q: 同性恋是不是书念太多, 头脑坏了?

A: 同性恋存在与各种学历阶层中。很多人因为不了解同性恋的世界, 而有误解; 许多父母则因为不了解孩子, 而把一切归于不熟悉的学校环境。其实, 父母更应该关心孩子的内心世界及变化才是正确的态度。况且同性恋并不限于高学历知识分子。

Q: 是不是小时候受过性侵害, 才变成同性恋?

A: 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都可能遭遇到性侵害事件, 与性倾向没有因果关系。很多人将同性恋与性变态联想在一起, 只是因为不了解同志与同志的被污名, 才产生的误解。

Q: 同性恋是不是看到同性就去追求?

A: “同性恋爱”指的是两位相同性别的人因为“爱恋”彼此, 而愿意给予对方承诺, 共同经营一段两人关系的过程; 和异性恋爱一样, 都是因为发现对方身上有自己钟爱或追求的特质, 才有进一步的追求。否则, 我们可以反问: “异性恋是不是看到异性就追求”, 相信, 大部分的人也会摇头, 因为在我们的心中都很确定, 我们只受到某些人的吸引。

Q: 同性恋是少数, 怎么可以要求那么多权利?

A: 同性恋者不是“要求”过多的权利, 而是“拿回”跟异性恋平等的应有公民权。难道社会上的“少数”, 就不该要求应有的公民权吗? 一个开明进步的社会, 更应该尊重少数人群的权益。

Q: 如果全世界都是同性恋, 人类不就绝种了吗?

A: 同性恋不会也不可能造成人类灭绝。首先, 不可能全部人类都是同性恋; 再者, 自古就有同性恋的存在, 人类并没有因此而灭绝。人类的性早就不是以生育为目的, 而且同性伴侣亦可以收养和人工生殖延续下一代。

结语

从古至今都有同性恋, 就像自古以来都有异性恋一样, 大众总是对同性恋有着许多的疑虑, 到底同性恋是怎样的? 跟我们有什么不同? 其实, 你可以看看身边的朋友, 家人, 每个人的兴趣、嗜好、长相一定不尽相同, 而这些不同, 真会影响你对他们的感情吗? 答案应该是不会。其实, 同性恋也只是这些差异中的一种, 不需要想得太特别。

学校篇

Q: 我任教的这所学校, 有所谓的“同性恋”吗?

A: 身为老师的您, 当脑海中出现“同性恋”这个词时, 恭喜您, 代表您比其他的老师多了更多的性别意识。

这个问题绝对是肯定的答案, 受科学界广泛认可的统计证明, 同志占总人口的3-5%。青少年在中学阶段开始追求伙伴与亲密的关系, 但是同性恋学生却不像异性恋可以更加自由的表明自己欣赏的对象, 因为学校与社会对于同性恋的不了解、甚至是误解, 往往加深学生自己的困惑与迷惘, 这种环境的无知让同志学生只好隐藏在校园里不被看见, 但并不代表同志学生就不存在。

因此, 老师可以提供关于同志的正确资讯给学生们, 消除有色眼光与刻板印象, 渐进地营造一个对同志学生友善的校园空间, 因为只有让老师的友善被同志学生看见, 老师也才会看见同志学生, 看出他们的需要, 支持他们成长。

Q: 我的班上有同志学生, 身为老师的我可以为他们作些什么呢?

A: 最重要的是营造一个尊重多元化的学习环境, 并让同志学生知道如果她/他有需要时, 老师愿意倾听并提供帮助。在对同学提供帮助之前, 也请老师先思考自己是否存有对同志的偏见, 并建立多元的性别观念。在协助同志学生的过程中, 倾听是学生最需要的, 应该尽量让学生不感到孤独无助, 帮助他们增进知识, 了解到自己并不是唯一面对这个问题的; 也可以提供学生各种资源与信息渠道, 让同志学生有更多的力量。在营造友善学习环境上, 老师可以用讨论实事或课本里性别概念的方式来教导同学正确的性别观念和多元、尊重的态度。

Q: 我可以提供学生们哪些资源和资讯?

A: 我们建议可以从在校园里开创一个友善的资源空间做起, 您可以购置同志议题、情感教育和性别教育相关之书籍, 将之陈列于校内图书馆或是辅导中心的图书室, 让这些书籍能进入校园, 并且在一个方便与友善的环境内供学生翻阅。

Q: 当学生由于他们的同性倾向 (真实的或假想的) 受到欺负的时候该怎么办?

A: 发生这样的问题, 显示出班上的性别教育尚存在有待努力的空间。此时可以先将教育及辅导的焦点置于班级。这绝非单纯只是同学间有趣的玩笑, 而是一种对人身心的侵犯。因为这些表面上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举动, 实则在学生心中会留下非常深刻且痛苦的伤害与压力。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独特的性别特质, 而非强求其类化与大多数人一样!

此时可与欺负班上同学者沟通, 试图柔性地挑战其性别刻板印象, 引起其反向思考; 对于被欺负的同学, 给予倾听、关心与支持, 并提供辅导咨询的渠道。

平时可多观察班上同学间的相处及注意班级风气, 给予机会教育, 例如提起最近发生的新闻大事等, 让学生了解到法律所呈现出社会上对不同性别气质的人的重视与尊重。

Q: 同性学生在校园中表现出亲昵的行为, 造成学生及老师的困扰该如何处理?

A: 平等的给予尊重, 并创造友善校园空间是最重要的。

学生之间的亲密行为的确很容易引起其他同学及老师的注意, 我们无须给予异样的眼光, 因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慕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之一, 旁人的祝福即是最自然不过的反应了, 老师无须过度关系或介入。由于沉浸在爱情中的同志学生有时会忽略自己处在不友善的环境, 自然展现亲昵的行为而被看见, 反而常在这样的状况下受伤。所以身为教师的你应该积极与感到困扰的师生沟通, 这反应了他们对性倾向的无知、误解以及歧视, 更应该给予所有师生正确的性别观念并传达尊重多元与差异的态度。

Q: 就算我可以接受同志学生, 但若是他/她的父母相当的反对, 我该怎么办?

A: 有一句话说: “一旦同志出柜了, 父母也就入柜了。” 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歧视、迷思、误解, 不仅压迫同志, 也让同志的亲人深感压力。当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时, 他/她可能会沮丧、生气、自责, 可能会非常想知道原因, 也非常想改变自己的孩子, 这时老师往往是父母求助或施压的对象。

说穿了, 父母的情绪来自社会的误解与压力, 因此新的知识、情感上的支持、孩子是否有能力与父母沟通都相当的重要。你可以提供同志学生的爸妈有关同志或性别知识, 并应该鼓励父母多考虑学生的幸福, 鼓励学生坦诚地与父母交流。



性倾向和性观念

什么是性倾向？它是怎样形成的？

性倾向是一个人在性的方面的喜好、欲望与表达的结合。

科学界对性倾向的生成的具体过程还没有定论，但有几点已为科学家所公认：

性倾向是不可选择的。

性倾向是不可改变的。

绝大多数的人都处于100%的异性倾向与100%的同性倾向这两个极端之间，大多数的人是处于接近两个极端的位置。

同性倾向的人所占人口比例是多少？中国有多少同性恋者？

目前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同性倾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3%左右，但有学者认为可能高于这个比例。

虽然具体比例仍有争议，有一点则是为科学家所公认的：同性倾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由于文化、历史时期等因素而不同，在世界范围内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由于历史文化条件的不同，同性恋人口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公开程度。

中国大陆现在有13亿人，其中有3%左右是同性倾向，当然这包括自己还未认识到，以及认识到但不愿承认的人在内。

双性倾向在人口中的比例呢？

从统计学角度，真正的双性倾向只占总人口的1%左右，但在很多对同性倾向有歧视和压抑的社会里，很多同性倾向的人由于不能面对自己的真正性倾向，所以自我划归双性倾向。另外有些人由于将性行为与性倾向混淆，认为既然能和两性做爱，就可算是双性倾向。

性倾向可以遗传吗？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性倾向的形成是天生的，但并不是遗传的，同性恋者生育的后代，并没有比异性恋者的后代有更高的同性倾向几率。

我喜欢上了一个异性恋者，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她）变成同性倾向吗？

就像一个同性恋者无法改变为异性倾向一样，一个异性恋者也不可能被变为同性倾向。

一个同性恋者喜欢异性恋者是一厢情愿，也是自找苦吃，不会有美满的结果的。

同性倾向真的不可改变吗？但为什么报道说有改变成功的呢？

历史上，由于种种（大多是宗教性的）偏见，对同性倾向的人有过残酷的压制，甚至出现过将他们活活烧死的习俗。

即使在现代文明中，也大有人用所谓种种治疗企图改变同性恋者的性倾向，包括所谓厌恶治疗，向同性恋者展示同性性材料，而当他们有性冲动的迹象时，就用种种刺激（包括电击）造成痛苦，妄图使他们改变性倾向。近一百年来这些野蛮的手段，其结果是彻底的失败，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经得起科学考验的成功案例。相反，失败的新闻常常出现。美国最有名的一个号称能改变同性恋者的组织的发起人约翰·珀克（John Paulk），曾说自己即是成功的例子，几年前却在一家同性恋者的酒吧被人认出，被迫承认骗局。给我来信的中国朋友中就有曾经过所谓“心理医生”的治疗，但在受了很大的身心伤害，花费了很多钱之后，仍然是同性倾向。

由于社会偏见的存在，总会有骗子迎合、利用人们内心的惧怕，妄图牟利。

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正式宣布同性倾向不是病，是正常的。所以任何声称能治疗、改变同性倾向的人和组织都是完全违背科学规律的。

如何知道自己的性倾向？

性倾向的基础在于性，如果使你性冲动、对你有性刺激的是与你性别相同的人或他们的形象，比如你性幻想时的偶像是与你同性别的人，那么你就是同性倾向。

性倾向是十分直觉的，如果没有外界的压力和偏见，一个人应该在青春期就知道自己的性倾向。最近的调查显示，在美国意识到自己同性倾向的年龄是7-10岁，中国的一个女同性调查，结果是13-18岁。

我很喜欢一个人，如何知道他（她）的性倾向？

一个人的性倾向不公开的话就只有自己能知道，而且即使自己知道了也还存在一个能否接受、正视的问题。因此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性倾向，除了问他（她），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从一个人的外表、衣着、言行举止来判断他（她）的性倾向吗？

很多人自认为可以根据这些可靠地判断别人的性倾向，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中国，十几亿人口中有3%是同性倾向，只要略微想一想就会知道，通过外在的观察是不可能发现所有同性倾向的人的。

我和一个同性别的朋友性交，他（她）没有拒绝，他（她）是同性倾向吗？

他（她）也许是，也可能只是好奇。关键并不仅仅在于他（她）是不是，还在于假如是，他（她）能否健康地接受。在了解清楚这些以前，与这样的人发生关系是极不智的，不仅危险，而且实际上属于性骚扰。

向朋友公开同性倾向要注意些什么？

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一定要先告诉靠得住、会支持你的朋友，有了朋友的支持，其他的人就容易对待了。

如果是对要好的同性别的朋友公开，应该使他们放心。社会的偏见很可能使他们误以为你的目的之一是追求他们，这一点要澄清。

我还是学生，同性倾向使我很压抑，学业也受到影响，怎么克服？

首先是要正视、接受自己的性倾向，要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与自己同样倾向的大有人在。如果不能接受，为此内心受到煎熬，当然会影响学业。

关键是要增进知识，多了解一些有关性倾向的科学论断，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内心的偏见，以健康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性倾向。

易装者都是同性倾向的吗？

简单地说，易装有两种，有的只是喜欢异性的服饰，有的则觉得自己的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是相反的。前者即transvestite，后者是transsexual。

Transvestite在同性、异性倾向的人中都有，而transsexual实际上是异性倾向，所以两者都不等同于同性倾向。

同性倾向的人中很少有阳刚的男人，对吗？

所谓“阳刚”实际上是一个很可笑的概念，如果在一千人中进行调查，大概至少会有几百个不同的答案。有些人觉得阳刚全在于外表，但也有人觉得内在的品质才是最能说明男子气概的。不论是什么，这是一种很无聊的标签。

至于同性恋者中的类型，同性恋者占全人口的3%，有些人由于自己知道的几个同性恋者不符合自己的阳刚标准，就觉得同性恋者都是如此。实际上，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一样，也是各式各样的都有，根本不能只用一个词概括，而异性恋的男人也不会每个都符合这个“阳刚”标准的。

我不是同性倾向，但我有一个朋友是，我很希望帮助他（她），能为他（她）做些什么呢？可以帮助他（她）改变吗？

你能为同性倾向的朋友所做的，最主要的是继续和他（她）做朋友。同性倾向的人，除了性倾向之外，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希望的是朋友、亲人能继续将他们视为正常，继续像以前一样对待他们。如果你能这样做，会帮助他们尽早地接受、正视自己的性倾向。

性心理和爱情心理

我沉迷于色情电影和图片，这样做合乎道德吗？

看色情材料本身没有什么不道德，但是过度沉迷于这些对心理健康不利。

色情材料的存在，是为了协助性幻想，性幻想本身是正常健康的，只要它不是一个人性活动的全部。如果一个人的性活动完全局限于幻想，那不但是严重的缺失，长久下去还有可能影响正常、真实的性生活。

我喜欢玩SM，正常吗？有什么应该注意的？

SM(性虐待和被虐待癖)是人类性行为中正常的一种，对很多人来说，SM能增强性快感。对SM有兴趣的人有各种不同程度，严格地讲，几乎所有长久的性伙伴都在性行为中融有一定程度的SM，或是偶尔用SM性行为来避免单调，当然也有的将性行为完全建立在SM之上。

有关SM，最应注意是要了解这种行为的本质。SM基本上是由于心理需要，焦点并不在行为，而在内心，说穿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心理游戏，要各自扮演角色。也就是说，并不需要真对身体的伤害或刺激，主要是在内心、在幻想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施虐方主要是要满足对受虐方的支配欲，受虐方则主要是愿意享受被支配的感觉。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很可能过于注重暴力，以至身体受伤却得不到快感。

最要紧的一点是要在性行为开始之前规定限度，也应该预先设定信号，可以是某一词或动作，受虐方一旦发出，施虐方就应该立即停止。施虐双方互相信任，是SM行为成功的关键。

我喜欢比我岁数大很多的，是不是恋父？正常吗？

“恋老”是简单地指喜欢比自己岁数大的人，从本质上来讲，与喜欢比自己高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这个现象只有在存在强烈的依赖感时，才属于不健康的心理状况，即“恋父”的倾向。

我相信他/她就是命中注定的爱人，但是他/她现在离开我了，怎么办？

不论是所谓命中注定的爱人，还是一个人一生中只会有一次真正的爱、一个真正的爱人，这些观念都是迷信，是受了才子佳人式小说电影的毒害。

人的感情实际上是极富弹性的，失恋、爱人离去甚至死亡固然都会带来痛苦，但都不是不能从中自拔的。

爱情的涵容更是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广大得多。人可以终生葆有爱的能力。一次恋爱的结束并不是爱情可能性的终结，更不是世界末日。

面对失恋，不论失恋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不在于忘记。常有人问忘不了以前的爱人怎么办，实际上忘记不可能也不必要。爱情是很强烈的生活体验，当然不可能轻易忘掉。关键是要给自己时间，不要急着寻求新的爱，要给自己愈合的空间，借以回想一下。对美好的爱情，应该记住与之俱来的愉快，对不圆满的爱情，要总结教训，下次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再次投入去爱的时候，不要将新的对象和旧的爱人相比，这不仅对两个人都不公平，而且会给新的关系带来障碍。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属于我今生今世的那个人，为什么总是找不到？

爱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爱人也不是。爱情是需要经过自己的努力，花费心血培植的。没有任何人是注定属于你的，其实连注定合适的人都不存在。如果先行想象出一个理想的形象，并被她/他占据内心，那么等于自我封闭，对感情生活极为不利。

我很喜欢小说和漫画里面纯美的同性爱情描写，但现实总是一次次让我失望，到底哪里可以找到纯粹的爱情？

艺术作品中描写的只是爱情的一个极狭窄的侧面，在爱情电影中看到的总是两个人在海滩上月影下留连，但从不让观众看到两个爱人回到家里如何分工，谁做饭，谁清洗卫生间，因为这些作品旨在娱乐，不是展示爱情的样本。以艺术作品为标准来寻求自己的爱情是注定会失望的，因为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爱情。

纯粹的爱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爱情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且是与人生的其他部分(如健康、事业等等)不可分开的，所以永远不会也不应纯粹。爱情的最高境界是爱人之间最坦率无间的交流，这不是可以单纯地通过寻求得到的，必须经由两个人的努力。

情感和关系

年龄相差悬殊的感情关系应该注意什么？

年龄相差悬殊的人之间，完全可以保持健康的感情关系，但也确实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特殊情况。

首先是感情关系应该在各个方面力求平等。这本来是所有的感情关系都应注意的，不过年龄相差悬殊的人之间，由于阅历、成熟程度等等的不同，保持平等比较困难，但必须努力。不平等的关系，尤其是如果一方在心理上、经济上依赖另一方，是很难长久的。

有些人担心如果年龄相差太大，会导致没有共同兴趣，其实这并不一定妨碍感情关系，只要两个人能有足够的交流，各有各的兴趣不是坏事。

怎样判断一个人思想是否成熟？成熟是否应该作为确定关系的指标呢？

成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心理健康的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当然对于感情关系，两个人都应有一定的成熟程度。比如，至少对感情的理解应该一致，有的人认为同性之间只是“玩玩”，这样的显然不宜于发展长久的感情关系。如果说指标，下面列举的这些很重要：

能健康地接受、面对自己的性倾向。

能够对自己、对别人有能力进行客观的评价，不自卑也不自傲。

对别人的评价，应该能在外表与内涵之间有允当的平衡。

对感情关系的理解，应该是在心理上和其他各方面，力求平等，不应有过分的依赖感。

要懂得爱不是拥有，也不是对对方的控制。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心和互相信任感。

有能力心平气和但非常坦率地交流，能清楚地解释自己，也能耐心地听对方的解释，学会从两方面看问题。

知识篇 交往时间的长短也许不能成为彼此了解的标准，那有没有这样的标准呢？

交往到两个人都觉得关系可以进一步，可以超越友谊。标准之一是彼此应该有信任感，能够无话不谈，能够针对人生中的任何大事交换意见。

试想一下，发展一个亲密的友谊需要多少时间，发展爱情，不应比友谊更快。

两个人谈到哪种程度才算很深入，才可以确定彼此的关系？

要对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比如未来的计划、抱负，对性倾向的内心态度和面对方式（比如以后如何对待社会、家庭压力，坚持不结婚等等）、生活方式、社会现象等等，坦率地交换过意见。并不必须两个人思考完全一致，但至少要明了对方的态度。也应针对两个人的关系，进行坦率的交流，在交往的各阶段，对于关系处在什么阶段双方应有明确的共识。

有时两个人交往了几个月，其中一人已经觉得两个人是订下终身了，而另一个还在同时与他人交往。这往往是由于两个人之间，以意会代替坦率地交流，各自仅仅“猜测”对方的感觉。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讲，极为重要，因为中国传统的交往方式是很晦涩含蓄的。

怎样才算真正完全地了解一个人？

完全了解过于绝对，一个人往往不能完全了解自己，何况别人。但深入的了解，对感情关系来说是必须的。

深入的了解包括了解对方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处事待人的方式、品格和道德观，并能坦率地相互交流。

我从来没有交过同志朋友，初次交往应该注意什么？

交同志朋友与交任何朋友一样，首先应以友谊开始，不能做朋友的人，是不可能做爱人的。

不要将每个初次结识的人都作为“准爱人”来评价，不要仅凭对外表的肤浅印象很快地选择或摒弃，要通过交流和了解来让自己有充分的选择根据。要记住恋爱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淘汰的过程，如果两个人通过交流发现不合适而结束，不要觉得是失败。

不要急着给关系定性，互相宣布是爱人并不就意味着爱情的存在。爱情在感情上有了一定深度的交流后会自然产生，应该是深刻的友谊的升华。

交往中要坦诚、直爽，要时间和精力加深了解，要交流各自的抱负、未来的计划、对性倾向的认识以及对彼此的期望和要求，而这样的交流只有两个人面对面才能达到。

如果希望有长期的爱情，不要过早发生性关系。

我爱上了我的老师/学生，怎么办？

师生之间很难在心理上平等，教师对学生的命运有很强的控制力，这对发展爱情很不利。另外，如果一名教师对一个学生产生爱情，也很难处理如何公平对待所有学生的问题，以及别人对此事的看法问题。

还有一点很重要，很多自己以为爱上老师的学生实际上是将对老师的敬仰、羡慕与爱情混淆。

爱情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爱情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开始基础就不扎实，有的甚至根本就不是爱情。有些人还没见面就宣布爱，那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还有的在初次见面或很早就发生性关系，这往往会造成假性的亲密感，不利于发展长久的感情。

爱情的基础必须建立在非常深的相互了解之上，这不仅意味着两个人之间必须有长期、面对面的交流，而且交流的范围要深广、坦率。有些人觉得爱情中一切都是可以意会的，不必挑明了谈，这是最常见的导致爱情破裂的失误。对于关键的问题，必须清楚明了地谈。如果像有的人在一起几年，还没有谈过如何面对婚姻的压力，或像有的人在一起几个月，才发现一方认为不能有其他性伙伴，另一方却不以为然，这怎么可能持久？

即使有了坚实的基础，爱情也仍有萎顿乃至消亡的可能。这往往是时间久了就将爱情视为理所当然的后果。事实上爱情像奇花异草一样，不能移到盆内就不管了，需要时时浇灌、除虫，精心培植才可能长久。

最常见的导致爱情破裂的导火线，是两个人之间不再有交流。延续爱情，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时时不忘交流，内心有问题或想法，要尽早坦率地告诉对方，两个人共同讨论解决，一个人憋在心里久了，几乎肯定会给爱情带来损伤。

怎么样做才能使爱长久？

有些人觉得爱情的持续在于如何使对方总有一种新鲜感，其实这是很肤浅的看法。

一个正常、健康的爱情会经过几个阶段。刚开始时固然有所谓新鲜感，有激情，有强烈的浪漫感，但这是不可能也不应持久的。随着爱情的深度发展，两个人之间有了更深的交流，爱会由激情转为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两个人会开始在事业、爱好等方面有更深的协调和互助。两个人之间对爱的表达也从浪漫逐渐升华为相互的支持，在心理、实际生活各方面的帮助。

要做到这些，主要是靠两个人之间不断的、坦诚的交流。不能只通过猜测，要直接地谈，要常交流各自对感情的看法和感觉、对未来的抱负、期望和计划。如果对对方有任何不愉快、不满意的地方，要清楚地告诉他（她），一起讨论、处理。要注意互相尊重，保持关系的平等，发展共同的爱好，即使是在一起玩乐也好。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在一个健康的爱情关系里，两个人应该各自有自己的空间。有些人在有了爱情之后，就摒弃朋友，停止一切社交，放弃自己的爱好等等，这实际上对感情是极有害的。

性和爱情可以分离吗？

性和爱本来就是两回事，之所以常常联系在一起，是由于爱给性的享受带来燃料，有爱的性是最有快感的性；性是爱的表达，是爱情的反馈渠道之一。

能不能没有爱的性？当然可以，虽然有些人从道德的角度反对，但实际上只要不伤害别人，这无可非议，是个人的抉择。要指出的只有一点，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有无爱的性，那么他的生活是十分空虚的。从来没有体验过有爱的性的人，错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件事。

能不能没有性的爱？爱是多种的，母子之间也是爱，但那不是平时人们所说的爱情。所谓没有性的爱情不是爱情，是友谊。

我是个同性恋者，为了不伤父母的心，打算牺牲自己去结婚，这样做道德吗？

你愿意牺牲自己是你的抉择，但你无权牺牲那个将和你结婚的无辜的人。不愿伤自己父母的心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无视对方和对方父母的心。

古人认为孝顺的最高境界，是割股疗母，割自己身上的肉，给父母治病。这样做的愚昧之处姑且不提，但至少是牺牲自己。明知自己是同性恋者，却为了父母而去结婚，是为了父母而割别人身上的肉，这怎么能算是自我牺牲？

我和一个已婚同性恋者相爱至今多年，我们需要的是其他同性恋者的宽容和理解，而不是道德谴责，难道这样也有错吗？

与一个已婚的人发生关系无异于为虎作伥，是帮助一个已经骗取了婚姻的人去做更无耻的事。你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无辜的人，任何有基本道德感和正义感的人都会谴责，同性恋者也不例外。

而且，如果一个人能够如此自私地欺骗自己的配偶在婚外与你苟且，是完全可能有一天也这样对待你的。

我的恋人要离开我去结婚了，怎么办？

这是他的抉择，你除了告诉他这样做有多么不道德之外，没有别的怎么办。实际上你应该庆幸，离开这样的人是你幸运。

下次要吸取教训，这是应该早在结识之初就谈过的问题之一。

我想向一个同性别的好友出柜（即公开自己的性倾向），但是又怕失去他（她）这个朋友，怎么办？

如果是一个真正值得珍惜的朋友，出柜是不应该影响你们的友谊的。当然如果过于突兀，也许对方需要一段适应时间，但如果你们之间的友谊确实经得住考验，应该在你出柜后感情更深才是。

如果真的友谊破裂，那么这显然不是什么可以共患难的朋友，失去了未尝不是好事，这就是患难之中见真心的意思。

当然，公开要有一定的技巧，最主要的是要让对方知道你希望保持友谊，并没有追求的意思。

为什么这个圈子里的人好像不是在419，就是关系都很短暂？同性恋者之间有长久的真爱存在吗？

同性恋人口占总人口的3%，可以算出中国有多少同性倾向的人，所谓“圈子”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圈子”的定义本身就是一个所谓循环逻辑，同性恋者中的那些喜欢在同性恋者聚集场所出没的人被视为“圈子”，那么这个圈子中的人只寻求性，不是很正常的吗？所幸的是，他们并不代表所有的同性恋者，只不过是其中较为注目的一部分罢了。

同性恋者之间，即使在中国，也大有长久相爱，一起生活并很幸福的人，不过你很可能不会在这种所谓“圈子”里看到他们的。

为什么说“网恋”是不健康的？

因为网恋所恋的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个幻想。

凭借网络所获得的了解是非常片面的，即使经过很长时间的网上交流，如果没有长时间面对面的接触，你心目中的对方形象也不过是在片面了解之上建筑了自己的期望而塑造的一个偶像，并不真是他/她本人。

初次和网友见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坦诚，要以自己的真实面目出现，不要为了取悦对方而掩饰自己。

要学会保护自己。第一次见面应该在公共场合，不要轻易去对方的住处或旅店，不要将自己的电话和其他私人联系资料过早地告诉对方。第一次与对方独处之前应该告诉自己的朋友：去什么地方，会去多久等等。通过网络诈骗的事例很多，不可掉以轻心。

如果你寻求的是爱情，那么不应该初次见面或之后不久就发生性关系，要先做朋友，加深了解。

如何知道我是否爱他（她）？

问这个问题的很多，回答之前先说一下我对爱的定义。爱的前提是相互了解，在没有较深的相互了解之前爱是不可能的，能有的只是喜欢或甚至只是性欲，这不是爱。有些人说爱上了从未见面的人，这实际上是爱上了一个幻想。

爱一个人会使你时时事事想到他（她），有时会在考虑自己之前考虑他（她），所谓爱是无私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并不是说爱一个人就应该纵容他（她），如果他（她）所做的使你不快，仍然要直言。

爱是会改变你的，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I love you not only because of who you are, but also because of who I am when I am with you.*（我爱你不仅由于你，也由于和你在一起时的我。）健康的爱情能使爱人互相激励，一起完善自己。

给自己做的茧

我记得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就跟父母说，我不穿裙子，我要像哥哥一样。父母带我去海边，我就穿男孩子的泳裤，从来没有穿过女孩子的泳衣，整个打扮就很男孩子的。我妈就一直随着我的意思，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家每年大年初一之前，都要给小孩子做新衣服。我的一定是一套西装，一条新领带。我还记得那时候的领带特别花俏，有圆圈啊，动物啊什么的，那种小男生的领带。

大概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一个女人，她被打伤了还是怎么样，把背部裸露出来了。我就觉得好漂亮，很想找个女伴跟我玩这个游戏。可惜找不到，也不好开口，怕被人骂。

真正被性有所吸引，是从那刻开始。

但是之后性征出来了。我去游泳的时候发现自己跟哥哥怎么长得不一样了。后来就不去游泳了。我妈叫我穿女生的衣服，我就觉得很别扭，压根不觉得我和她们一样。那段时间，我是经过了很多内心的挣扎，一直在想，是承认还是否认自己是女的。好像我是给自己做了一个茧，一个蝴蝶茧，没法子出来，绑手绑脚的。这会对你造成一定程度的敏感，很沉默，很没有信心，觉得自己被社会否决了，整个人往回缩。

后来读中学的时候，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一个白人女同学非常喜欢我。她应该算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让我真正了解，到底两个女人之间有性是什么样的。她是什么样的女人呢？我只能这样说：我跟她出去的时候，如果经过一些男人聚会的地方，邮局外面啊，消防局外面啊，有很多很壮的男人站在那边，就会“woo——”的对她目不转睛。我就不是很高兴，但没法子，她就是长得很漂亮，而且是漂亮得很骄傲的那种。我挺幸运的，交往过的女朋友都很漂亮。

她很高，172或者173吧，坐最后一排，我们成绩好的同学坐在第一排——实际上是个子矮，我就从来没有长高过。她很喜欢从最后面走到最前面，一屁股就坐在我桌子上面。她非常粘我。我也非常迷恋她。

我们大概持续了三到四年，毕业后读不同的大学，就各奔前途了。慢慢没有联系，这段感情也无疾而终了。再见面就是好朋友，一直到她结婚。

她是第一个鼓励我面对自我的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不能承认自己。我试过穿女孩子的衣服，但是不习惯，穿男孩子衣服就很舒服。那我到底是什么？是女孩子吗？我觉得很痛苦，很自闭，成绩也掉下来。她跟我讲，你去看一下心理辅导吧。

我看了六个月的心理医生，其实不是医生，就是心理辅导。六个月之后，我突然脱茧了，脱出来了。她也没有鼓励我发展自己的取向，就是让我有机会倾诉，替我抽丝剥茧，找出问题的源头在哪里。心理辅导结束以后，我已经在大学了，再回到中学，已经没有人认出我是谁。性格已经完全不同了。可能我原本就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性取向的问题，把自己封住了，这个时候完全解脱了，性格就是现在你看到的。

我终于发现一件事情，这根本是我的本质。我是女人，承认这一点比把自己逼成男人要快乐的多。这就是跟自己取得妥协，和平的对话。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爱穿什么穿什么，也不刻意打扮，你要怎么想是你的事情。

晨曲

很奇怪，后来我认识的几个女朋友，大都是在旅行中、或者身边认识的，比如在台湾日月潭，突然有个老外过来和我聊天，就这么聊上了，还比如在香港茶餐厅认识的一个女朋友……只有前任女友——一个上海女孩是在圈子认识的。

那是大概四年前，我在一个拉拉聊天室聊天。我聊天都用英文的，当时用英文聊天的人很少，她就是其中一个。她的名字叫法文“晨曲”，晨曲是恋人秘密幽会，离开的时候唱的一首哀歌。我看到她的名字就说，我写一首诗给你吧。我眼前突然有一种景象，很奇怪，是新加坡那边的沙滩，旭日刚刚升起，一对恋人拥吻离开。刚写完之后，我就被踢出聊天室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抄下来那首诗，非常遗憾，如果那么能吸引她的话，应该是不错的，后来已经记不起来了。

但是，好在我之前留下了email。她后来就给我写信，希望能在一起。我那时候刚刚和之前的女朋友分手，其实挺怕的，因为网络这个东西很虚拟，但是我必须承认，她是我认识所有女孩子里面最会写信的一个，用英文，我们聊天也大部分用英文。她的信很简单，但是能感觉到一个词一个词在刺激着你，最后我就同意了跟她在一起。

可是最终还是分手了。我们的感情也是一个长途的感情，我的大部分感情都是长途。

今年“十一”的时候，她要做手术，发email找我。可是那段时间学校所有通美国的网站都封锁了，两周之后我才发现，我的第一反应是，非常着急，虽然找到她时，她的心态已经不同了。但是我感觉到，她应该心里还有我，因为人在最危急的时候想到的应该是最信任的人，最依赖的人，突然间整个感觉回来了。

她给我一封信，说需要时间想一想，也没有想过再在一起。因为第一，她怕come out，我又太像T了；第二，她怕穷——她事业出现了问题——而我又帮不到她。我能理解她的恐惧和不安，所以不逼她。我说行，就把我当普通朋友吧。她是那种很有原则的女孩子，所以没办法。但是，她这样也有她的可爱之处，她不敷衍我，做事都很清楚的。所以我就让她自己决定去吧。如果她不能过自己那关，不接受，我也没法子，就等下去吧。

她不是个很有安全感的女人。我要是能挣好多钱，会让她好过一点。

Baby Butch, 宝宝T

在美国，很多人都知道我的性取向，但是没有人问，也不说。在中国有人用同性恋在我面前调侃，我也不理。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我不愿意把私生活和工作混在一起。另外，我要考虑到我的父母，还有我未来的另一半。

我的父母是在那种传统的家族里面，他们一直都不知道的。可是前几年，台湾有一个电视连续剧《逆女》，你知道吗？讲的是拉拉的故事。我买了一套回家和我爸妈一起看，他们都很同情女主角，看到后来还哭了，说这个主人公好可怜，我一看时候到了，就跟他们说，其实我跟她是一样的。

说到T/P，一直以来我就知道美国有所谓butch，所谓的T，这个词是一个小说里形容女同志的词，所谓的P是femme，法语“女人”的意思。1994年我第一次上网，没多久在网上看到分类，香港叫TB和P，台湾是T和P，后来我又发现有所谓不分，还有很多，什么纯T，铁T，硬T，软T……我在美国被人叫做baby butch，宝宝T，因为我小小个子，娃娃脸，美国那些butch都很壮的，开着哈雷，穿长靴的，不能被她们打，一打就晕过去。

国内比国外分得还厉害，在我看来就是不同的生态环境吧，年纪越大，看得越淡，重要吗？曾经有段时间，家里的表弟表妹，我要他们叫我小哥哥。后来他们叫我大姐姐。国外认识的一些同志，叫我大哥、老大，我觉得挺爽的，现在叫什么都可以，大哥、老大、姐姐都可以。

今年万圣节我在北京一个拉拉吧里，一桌坐了好多，她们说你们这些“爷们”。我那时候有点空荡的感觉，我在回去的路上想，已经不重要了，我是不是T，无所谓，有所谓的是我爱的是个女人，刚好我爱的女人是很女性化的，但是是不是因此就定型我是个T，一点都不重要了。

情 如兄弟，重于朋友

小东

说来真是惭愧，快三十的我，只有两段爱情经历。也许更确切地说，只有1.5段，毕竟那份让我刻骨铭心的初恋，更多地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现在，我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稳定伴侣，有了真正源自双方的情感交流。可是，我想，许多同志朋友可能都像我一样，经历过与直男兄弟的情感起伏吧。

认识阿攀之前，20岁的我并没有想过自己会突然明白什么叫做爱情，更没有料到的是，自己的第一份能称之为“爱情”的感情，竟会给了一位男生。阿攀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住在我的隔壁宿舍。除了年纪稍长我一岁，比我壮实些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性格内向的他平日话不多，我常取笑他说：一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但阿攀为人不错，待人忠实，农民出身的他既不怕吃苦，也很勤奋。不知道是否我心高气傲，大学第一年，也没太注意他，甚至还曾经自己张罗起女朋友来。可哪里知道，一年后，那把开启我爱情之门的钥匙竟鬼使神差地落到了他的手上。

那个冬日，他的室友跑到我这里，问我有没有军大衣，说是阿攀病了，他们几个想借件大衣好送他去医院。我到了他的宿舍，看见平日里精神的他虚弱地躺在床上，盖着两层棉被，却还不住地发抖，样子很让人疼惜。大衣借来后，我们把阿攀搀扶起来，里三层外三层地裹上。也许是因为里面穿得太厚，军大衣的纽子扣起来很费劲。我从下往上地一粒粒为他扣上，到了靠近领子那一粒，费了好大的劲就是扣不上，连手指都被勒红了。他虚弱地靠在我身上，鼻子在我耳边喷出一丝热气。一会儿，他抬起眼皮，眼睛里湿漉漉的，挤出一点微笑，又望了望我，那眼神不知是因为病痛难忍，还是因为远离家乡、渴望亲人，抑或对这帮同学危难时伸出援手的感激。不论含意如何，我只感到这种眼神对我的巨大杀伤力。尽管作为医学生的我，对病人的眼神毫不陌生，可我得说，那一刻我被打动了。

经过我和他室友的精心照顾，阿攀住院后很快康复了。此后，我也和阿攀成了好兄弟。他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而我作为本地人，在尽地主之谊以外，不知不觉间也把阿攀当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的热情乐观，与他的内敛稳重，似乎也有着某种默契。阿攀知道我没有坏心眼，对人友善，也乐于和我交往，对我的种种关心照顾，也大方地接受。那段时间，是我在大学校园里最快乐的日子。自习的时候，我会到他宿舍叫上他一起去教室。看书看累了，我们会一起到校门口的烧烤摊上吃宵夜，再一路说笑着回到宿舍。每个周末，我都会从家里带来母亲做好的炸鱼、炒腊肉、咸鸭蛋什么的，在学校糟糕的伙食外增加一点营养。当然，这些都少不了给阿攀准备一份。每次到食堂吃饭，我都会抢先到窗口打两个鸡腿或是煎蛋，然后跟阿攀坐到一角，把双份的菜肴夹一份到他的饭盒里。当然，阿攀也会这样做，只是我经常抢着先打。那时候，食堂的座位几乎都被一男一女的情侣占据着，他们会亲昵地用一个饭盒，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让整个食堂的空气里弥漫着“糖醋鱼”般的味道。不过这些从未让我和阿攀觉得不自在，就这样往对方碗里互相夹着，开心地边吃边聊。

对一个医学学生来说，期末大考始终是一件令人心力憔悴的事。几十万的书一本又一本，小到一个细胞的直径，大到一次呼吸需要完成哪些化学反应，都是考试的内容。当然，记住这些繁杂内容的代价，就是一天十几个小时粘在椅子上反复温习。这样的日子，在冬天更是一种煎熬。湖南的冬季，0℃的气温会持续很长；南方特有的湿气，让空气更加潮湿冰冻。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边翻书，一边跺脚，苦不堪言。因此，寻找一个温暖而明亮的房间以供复习备考之用，是全校同学的梦想。校园里还真有这样一处地方——图书馆自习室。这幢三层红砖小楼是苏联式的建筑物，不知怎的，它有冬暖夏凉的妙处，因而成了冬季期末考前的“兵家必争之地”。为了占一个温暖亮堂的自习座位，不少人大冬天里早上六点就起床去占位子。我是天生的懒人，哪怕大考临头，早上不睡到八点是不会起床的，更何况外面天寒地冻。所以为我占位子的任务就落在阿攀身上。将近九点，我才懒洋洋地过去替换阿攀，让他去吃早点。对于这件事，我自己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可阿攀却从未表示不满。我天生末梢血液循环不好，冬天手冷得像冰块，稍不注意就会生冻疮。每次自习，我都一边翻书，一边不住地往手上呵气。有一次，桌子对面的阿攀看见了，用眼神示意我把手从桌下伸过去。我按他意思伸手过去，一下子就被他温暖的手掌紧紧地握住……十年后的今天，回想当年那寒冷的冬日里，两个在书桌下悄然传递着暖意的翩翩少年，我仍旧感怀不已。

兄弟般的真挚情意，并没有让我意识到我对他的感情已经超过了友谊。可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而且情节竟那么相似，不同的只是这次病的是我。大三的时候，我不慎感染了痢疾，多次腹泻、大量失水后，我几乎晕倒在洗手间里。早上，我被室友送到了校卫生科。躺在床上接受输液时，我被昨夜整晚高烧与脱水折腾得意识都有些模糊了，脑子里却越来越清晰地产生一个念头：他怎么还不来啊。我看着药液一滴滴下落，又频频张望空空的病房门口，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阿攀，你快点来啊，快点来到我身边。就这样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睁开双眼，已经是中午时分，门口蓦然出现那个我再也熟悉不过的身影。（事发突然，他中午才得知我病了。）我一下子无法控制自己，眼泪奔涌而出，也顾不得身边还有别同学，一把抓住他的手，委屈地问：“你怎么才来啊？”阿攀什么也没有说，却又似乎心存歉意地坐到我身边紧挨着，任我将泪水滴落到他手上。那一刻，我终于什么都明白了……

不过，我的初恋并没有美满的结局。尽管那时我们对同性恋毫无概念，可是并非善意的流言还是传到了我的耳中。寝室长甚至好奇地问我跟阿攀是什么关系，我底气不足地说：“还能是什么关系，好朋友呗。”虽然阿攀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但我敏感地察觉他对我有意无意的疏远。决裂终于发生了。那天晚上，我明知他在宿舍没有事，按惯例，他会来叫我去吃晚饭的。可等到七点，也没见他过来。我到他宿舍一看，也没人影，只好自己去食堂。一进门，就远远看见阿攀一个人坐在我们惯坐的角落里，静静地吃着。联想起这些天他对我的冷淡，我一下子就气上心头：我对你那么好，你需要这样为别人几句话就疏远我吗？我气得转身就走，没有吃饭。第二天上课，我来到教室，赌气远远地坐在他后面。他身边放着一贯为我占位子的那本书。他回头看了看，见我己坐到别处，就默默地把那本书拿回自己的位子上。从那天起，我们形同陌路。倔强的我见了，扭头就走。可他的沉默却让我更郁郁不乐。谁能想到两个曾经情同手足的好兄弟，竟然整整一年，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毕业。后来，他宿舍的朋友对我说，阿攀那一段时间很不开心，自习回来后，也不跟人说话，自顾自上床睡去。这个朋友还问，我是不是跟他吵架了。我听后，虽然说不上开心，心里却感觉到一点安慰。

转眼毕业了，当我意识到我们就要各奔东西的时候，任何天鹅般骄傲的面具都被依依不舍的分离之情打个粉碎。铁轨旁，我含泪目送他渐行渐远，眼前一片模糊，心里说，再见了，好兄弟！

后来的事，就在阿攀为我打开那扇门以后，清晰明朗了起来。毕业后的几年中，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确认并接受了自己的同志身份，也在阅读了大量书籍资料后，更了解了这个世界。我参加了同志志愿者组织，为争取同志权益尽一份心力。我和我的直人兄弟至今保持着联系。期间我去出席过他的婚礼，也为他喜得儿子送上了我的祝愿。我深深祝福阿攀，祝福这个我曾经深爱过的人，那个让我真正了解自己、让我成长的人。我知道我和他是两条平行的轨迹，虽然曾有一刻那么靠近，却不会有完整的交集。我应该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勇敢前行，寻找那个真正属于我的幸福终点站。

今天，我已经找到了情意相投的同性伴侣，我们共同构建并享受着不逊于任何其他爱情的甜蜜生活。我对此很珍惜也很感激。阿攀，谢谢你。

爱是学会的

星星

七年前我刚刚开始为爱白上回答问题时，大部分的问题是关于性安全或性技巧的，很多人对于同性之间如何做爱有很多问题，对于性病感染方式和预防也很迷惑。近几年，这样的问题逐渐减少，但关于感情的问题多了起来。

几年下来，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当然包括年轻同志，对于爱情感到极为悲观，不相信幸福的爱情可能出现在自己生活中。这固然与社会大环境有关，但也有更直接、具体的原因，主要是误解爱情、缺乏爱的技巧而导致的挫折。

对于爱情的理解，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人的观察和文学艺术作品里的描述。现代中国社会大量独生子女，观察到父母之间和谐幸福爱情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何况中国的父母儿女关系，大多也不允许父母在儿女面前流露亲昵关切，于是很多人就从文学、影视作品中去寻求爱情的模式。

艺术作品是生活的升华，并非忠实的记录。所以浪漫电影里所描绘的爱情，大多是爱人们拉着手在海边跑、在有烟火背景的夜空下接吻之类。但再浪漫的爱情生活，仍然包括起居用度，仍然要有人做饭、有人洗衣服，只不过这些大多不会出现在浪漫作品里。所以如果以这些作品作为爱情的指南，几乎可以肯定会对现实生活中的感情关系失望。

还有些人，不明白爱情与欲望之间的区别。很多人自我叙述，在“激情”消失之后，爱情就不存在了。这实际上也是对爱情的理解问题。健康的爱情是欲望与理性的结合，真正的爱情，正是在“激情”逐渐消失时而发展起来的。没有任何爱情关系是能够依靠“激情”来维持的，因为欲望，不论是对谁，都会逐渐淡漠。取代“激情”的，应该是真正的爱情，是通过长期的交流和共同生活而达到的一种高度相互理解和支持的境界。

在选择爱情之前，首先当然要明白所选的是什么。每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可能都有其独特性，两个人之间，必须对于理想的爱情关系是什么有高度的共识，否则就像两个地洞探险家分走不同的两个隧道，只会逐渐越走越远。

爱情是一种抉择，也是一种承诺，选择爱情之前，要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你必须放弃一定的自由。但健康的爱情又是兼容的，两个爱人之间应该有足够的信任，给彼此留出空间，包容各自的兴趣和社交范围。在这承诺与自由之间能够很好的处理分寸，是需要坦诚的交流和足够的信任的，而这些的基础是在恋爱过程中遵循一定的正确步骤。

除了上面这些关于对爱情的理解问题之外，还有爱的方法。很多人以为爱是所有人天生就会的，其实爱情的技巧，甚至爱的能力，是必须学会的，而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实践。

这里所说的要学会的是些什么呢？首先是客观的自我评估，做到不自卑、不自大。然后是与他人交流的技巧，包括如何准确清晰地表达自己，如何听取、理解别人的意见。要学会分析自己和别人的感情，也要学会面对感情挫折，比如被拒绝等。辨别欲望与感情之间的区别，是青少年必须学会的，这包括明白爱情必须是双向的，不是单独一方可以控制的，进而明白单恋的空虚和害处。学会接受现实，知道有的时候自己所渴望的，并不能得到。

在西方国家，很多年轻人是从中学甚至小学开始就谈情说爱的，这是受家庭和社会的支持的。这样的恋爱很少导致真正的长久爱情关系，但只有经过这样的历练，经过一些失败，才能学会上面的这些基本技巧。中国的教育方式和文化环境，基本上不允许年轻人在大学之前（甚至大学毕业之前）考虑恋爱问题，基本上没有机会去学些这些，所以很多人在初次恋爱时，手足无措。

这个缺失的结果，是很多人涉入感情关系时，不懂得要针对很关键、基本的问题进行交流。有些人恋爱很久，但两个人对于各自所追求的爱情模式都未讨论过，仅依靠“激情”来维持关系，忽略了必要的交流，对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共识，使其成为潜在的矛盾。待到这些潜在矛盾显露时，关系注定会破裂。

这两个大问题——对爱情的理解和爱的技巧——所造成的障碍，其实都不是不可跨越的。但由于一直被社会所忽视，所以令很多人在尝试恋爱时一再失败。又加上其他一些心理上很不健康的因素的影响，比如相信所谓“缘分”，使很多人对爱情的态度非常悲观。其实这些失败是付学费，而且不可避免，是早晚要经历的。

我希望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学会健康地面对爱情，懂得爱情像人生的其他一切一样，你从它获取的，与你的努力和付出是成正比的。



写给父母的问答

——当您的子女“亮相”以后

编者的话：

这篇资料并不是在鼓励同志朋友向家人亮相，而是当你确实需要与家人沟通，需要给父母解释的时候，我们期待着这篇资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您的家人正确而全面的了解并解决他们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筹前备后，谨慎亮相！

前言

寻求真爱的孩子，渴望一丝家庭的温暖来缓解疲惫；深爱他(她)并被她(他)深爱着的您，请给同性之爱一点点亲情的抚慰。

当您第一次了解到子女是同性恋或双性恋时，相信您是不会有太多的思想准备的，大多数父母都会经历一个伴随着震惊、否认、愤怒、愧疚和失落的痛苦历程。以当今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来看，您所经历的上述种种感受都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并建议您不要去埋怨自己，也不要再去责备孩子，而是通过以下的问答，客观冷静的度过子女亮相后的心理煎熬，了解他们，理解、接受并支持他们，并更加的爱他们。

第一部分

同性恋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现象。——李银河

当父母在得知孩子是同性恋后，经常会有震惊、抵触和愤怒的反应，变化来的突然，情感来的激烈，好似经历着一场暴风骤雨。“他/她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这样的疑问也许会萦绕在您的心头。但是，当您仔细思索自己的种种感受时，您也许会发现孩子只是作了一件对您表示信任的事情，而您在知道真相后，您与孩子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同性恋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您看到“同性恋”这三个字的时候，也许您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也许您觉得那是外国人的事情，也许您想到的是难以言状的不适……但不论如何，他们（她们）都不会因此消失，他们（她们）其实就在您的周围，和您一样在工作、学习和生活，只是您没有发现而已。

“同性恋”一词是匈牙利医生卡罗·玛利亚·本克特于1869年第一次使用，如今世界各地的各种语言都纷纷采用这一词。在中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问题，“同性恋”一词被蒙上了歧视与仇恨的阴影，但是它所代表的情感是自然的，它所包含的意义是普遍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自我认识的发展，“同性恋”一词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通，越来越纯洁。简单的说，“同性恋”就是在性方面受到同性的吸引，这种性吸引如同异性恋者为异性所吸引一样，都是发自内心深处最根本的情感需要。

二、为什么我的孩子是同性恋？

父母经常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可能因为孩子背叛了他们/她们在自己心中的形象而难过；或者总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以为有什么人“误导”孩子“变成”了同性恋；或者想知道同性恋是否有生物学等其他别的原因。

您可能认为孩子是被别人误导才成为同性恋的，实际上，同性恋是“学来的”这种说法尽管广为流传，却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概念，其实并没有人把您的孩子“变成”同性恋。您的孩子也许很早就知道自己跟其他人的“不同之处”了，没有什么人能够“改变”您的孩子。

有些父母认为自己才是孩子成为同性恋的主要原因。多年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传播着一些关于同性恋成因的似是而非的理论，比如父母的个性类型——强悍的母亲和脆弱的父亲会促成孩子的同性恋倾向等等。这些理论已经被今天的心理学界和精神病学界抛弃，我们有必要从大众文化中清除这些荒谬的理论和错误的概念。同性恋者可以出自各种各样的家庭，在有些家庭中母亲可能居支配地位，而在另外一些家庭中父亲可能更有发言权；同性恋者可能是最小的孩子，也可能是最大或中间的孩子；一些家庭的兄弟姐妹中有多个同性恋者，有些则只有一个；许多同性恋者的家庭甚至可以被视作社会模范。

许多父母想知道同性恋是否有基因或生物学的基础。虽然同性恋倾向的成因仍有争议，但已有科学证明性倾向是天生的但不是遗传的，同性恋的子女中具有同性倾向的人并不多。事实上我们更建议您来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同性恋的成因对您真的很重要吗？支持和爱您的孩子是否取决于您能否找到一个成因？我们是否要求异性恋者以同样的方式审视自己的性倾向？事实上，同性恋者存在于各种职业、宗教、国籍和种族的人群中，因此像异性恋者一样，同性恋者各不相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确立了自己的性身份。也许我们仍然好奇，但要支持和爱您的孩子，他/她为什么是同性恋其实并非那么重要。

三、孩子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

一些父母会觉得，如果他们不知道孩子的性倾向该多好，因为在孩子亮相前的日子里，家庭里一直充满着平静与温馨。但是您想错了，在这平静与温馨后面所隐藏着的，正是您与孩子的日益疏远。有时父母会试图否认一些发生过的事情（“孩子，这只是一个词而已，你一定会克服它的”），或者您根本不想听（“如果你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我们无法接受”），或者您避重就轻（“够了，别说了！今晚你想吃什么？”），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然而，如果您不知道孩子真实的性倾向，您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您的孩子，孩子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会与您无缘，您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完全了解他/她。

接受和了解孩子的性倾向非常重要，因为同性恋不仅仅是一个词。决定向父母亮相时，您的孩子也并非只想到同性恋这个词而已。一般来讲，他/她往往对自己的性倾向已经有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思索，所以如果您想问“你肯定吗？”之类的问题时，答案几乎总是“我肯定”。向您亮相的子女需要克服许多困难，他们/她们要鼓起勇气走出始终笼罩他们/她们的阴影，甚至还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因此，任何人都不会草率行事。事实上，孩子对您亮相意味着他/她对您的深爱，他/她此时此刻需要的是您的支持和理解。亮相需要很大的勇气，它显示了孩子期待着与您建立一种开放和诚实关系的强烈愿望。

四、为什么孩子以前不告诉我们？

当您意识到孩子可能已经考虑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告诉了您这些，相信您很容易把这误解为缺乏爱和信任的表现。您发现您对孩子的实际了解并不如您想象的那么多，甚至连您也曾经被排除在孩子们的情感生活以外，这确实是一种痛苦的感受。

其实，不管孩子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所有的父母在与子女相处的过程中都要面临这一问题。俗话说儿大不由娘，在孩子渐趋成年的时候，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将会面临一种必要的分离。您的孩子可能已经意识到某些事情，而您还没有；他们去作某件事，事先却不曾和您商量，特别是在亮相的问题上，情况尤为棘手，因为孩子对自己的性倾向所下的结论是如此出乎您的预料，这意味着：您可能有很长时间根本不了解孩子的心思了。

我们仍然生活在对同性恋抱有误解和恐惧的社会里，同性恋者往往花很长时间才能够最终确认自己的身份，这可能是他们尽量对父母保密的原因。同性恋者通常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感到自己与众不同，但要等到多年以后，他们才会用“同性恋”来定义这种感觉。您的孩子一定经常对自己的性倾向感到不安，甚至自我排斥，并在内心世界中痛苦的挣扎很长的时间，经过仔细考虑以后，才能鼓起勇气向父母亮相。即便您认为孩子应该早一点和您谈这些事情，即便您相信如果您较早介入会有另一番结果，您也不应该抱怨什么，因为您一定也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那就是“不问不说”。而孩子现在终于向您亮相了，这意味着他们/她们希望与您建立更加诚实与开放的关系。

第二部分

爱只是为了爱而存在。——徐列

经历了子女暴风骤雨般的亮相之后，大多数父母的内心将会变得十分沉重：“我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也许是很多父母此刻的共同心声。而这种复杂的心态，追根究底，都是源自您对他们/她们的深爱。您对子女发自内心的关爱以及子女们将去面对的爱情，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爱而存在。通过以下的问答，我们衷心希望可以散去那些笼罩在您心头的阴云，因为爱是美好而纯洁的感情，它不应该被那些密布的愁云掩去它的光彩。

五、我们了解到子女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后应该怎么办？

根据统计，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同性恋者占总人口的3-5%，因此可以大至推算出每四个家庭里就有一个家庭有同性恋成员，而几乎每一个家庭在亲戚范围内都至少有一名同性恋者。这意味着您并不孤单，您的子女也毫不另类，您甚至可以去和一些交流。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交流是非常有益的。在爱情白皮书以及其他一些网站，很多书籍和帮助电话都可以提供资讯，您还可以和他人交谈、分享经验。如果您愿意，您不但可以从茫然中走出来，而且可以和您的孩子建立起比原来更加强而有力的亲密关系。

当孩子表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时，他/她在昨天和今天其实是同一个人。您所失去的仅仅是孩子原来在您心目中的印象以及您自以为对孩子的了解。这种失落感有时会很令人难受，但您可以心情愉快地试着用一个更新的、更真实的印象和了解取而代之。

对于年轻的同性恋者来说，父母的理解尤为重要。受到父母排斥的同性恋者很有可能走向自闭，自甘堕落甚至自杀的道路；一些青少年为了保护自己，则尽量和父母保持疏远的距离。如果您的孩子自愿向您表明身份，您可以自豪的相信在理解孩子这方面，您做得非常出色。同性恋现在仍然受到很多人的排斥，如果孩子向您坦诚公开自己，这就意味着他/她对您怀有深切的爱与信任，如果您同样是深爱着他们/她们的话，现在就该是您拿出勇气，同样给予他们信任与理解的时候了。

六、我的孩子是否不同于以前了？

父母一般认为看着孩子出生、成长，就能够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而当孩子公开自己是同性恋时，身为父母竟然毫不知情，或者早就知道却又极力否认，震惊和茫然都是难免的。关于孩子应该怎样或将会怎样，您也许早就勾勒出一个梦想或印象，这个梦想来自于您的经历、您的理想，以及您周围的文化氛围。尽管同性恋者在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但是社会却只为您的孩子准备了成为异性恋的梦想。

您可能不但失去了对孩子的梦想，而且还会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揣测和了解孩子的心思。但是，我们略加思考就会发现，其实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的孩子，都会让我们经历同样的感受。孩子们总是会让父母吃惊，比如说，他们/她们的结婚对象可能不合我们的心意，他们/她们的工作也可能不合我们的期望，他们/她们也许没有居住在我们希望他们/她们居住的地方等等。尽管父母在处理诸如上述问题时会比面对孩子的“非传统”性倾向时更有准备，但孩子们仍然时时处处让身为父母的您感到震惊。在这里需要提醒您的是，您的孩子并未改变，他/她还是同一个人，如果您想真正了解您的孩子，那就需要彻底改变您一直以来对他/她的梦想和期待。

七、我为什么对孩子的性倾向感到不安？

在我们的社会里，对同性恋的误解和恐惧依然广泛地存在，以至于我们不能轻易将这些误解与恐惧从意识中抹去。只要社会上对同性恋的偏见和歧视还存在，作为同性恋者的父母都会产生一些非常现实的担心与害怕。

许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关同性恋的人和事，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同性恋者时，往往会吃惊地意识到自己的无助。这些父母不但要与内心深处的同性恋恐惧作斗争，还要加上另一层沉甸甸的负担，那就是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对同性恋抱有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您把精力集中到真正需要关注的地方——您的孩子现在最需要从您这里得到什么？我们相信这样做将会对您有所助益。请试着避开负疚感，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对您和您的孩子也毫无帮助。

八、亲戚，朋友，邻居们会怎么说？

就像亮相对同性恋者很困难一样，向亲戚，朋友，邻居们“亮相”对同性恋者的父母而言同样困难。许多父母从一开始知道孩子是同性恋者时就密而不宣，当他们反复思索接受孩子的性倾向时，他们也常常担心被其他人发现。对父母来讲，回答诸如“他有女朋友吗？”或“那她什么时候结婚？”之类的问题是一种难以回避的挑战，也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担忧，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周围社区关系紧密的家庭。对此，我们建议您能够随机应变，尽量的去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考虑他人的同时注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第三部分

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同性恋从公认的精神病名单中去掉。

1998年，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精神病学会公开声明反对同性恋转变治疗。

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

社会大环境对同性恋人群的理解与宽容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目前的情况还不容乐观。阴雨过后，留下来的也许会是一片汪洋，但是此时此刻的您千万不要望洋兴叹，而是应该与子女一起同舟共济，鼓起勇气来面对社会，充满信心去迎接未来。

九、我是否应该带孩子去医院看大夫？

根据权威的医学理论，企图通过治疗来改变孩子的性倾向是没有意义的，同性恋并不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疾病，它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因为同性恋不是“选择”的结果，所以您不可能“转变孩子的想法”。任何企图改变同性恋者性倾向的行为都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在中国，《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已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此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但是很多职业的心理医生在受专业训练的时候，还将同性恋作为性变态来对待，即使同性恋非病理化后，仍然无法正确的转变观念。一些同性恋者接受了这些医生的治疗，诸如采取所谓的“厌恶”疗法或服用药物后，非但无法改变性倾向，反而极大的伤害了身心。我们不得不提醒您和您的孩子，会有一些不良的医生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您刻意隐瞒同性恋非病理化的真实情况。

在中国，关于同性恋的正确资讯主要来自互联网，而电视、电台和报刊的讯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滞后而保守。一些正式出版的书籍则依旧在宣传错误的观点。尽管如此，在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源对同性恋者和他们/她们的父母开放，不论是专家还是社会志愿者，不管是个人还是小组，都能提供资讯、空间和资源来帮助您与孩子建立更强而有力的关系。在刚开始，您可能觉得需要保密和一定程度的匿名，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通过面向同性恋者服务的网站、热线电话等方式，可以更好的保护您和您家人的隐私。

十、我的孩子是否会被排斥？就业是否会有麻烦？是否会遭到人身攻击？

发生这些情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取决于您孩子的居住地和他/她的职业。但是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已经开始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正在加快。在一些地方，您的孩子能够不受歧视地工作和生活。

不幸的是，社会及大众的道德观念的转变通常是缓慢的，现阶段我们不得不承受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影响。除非更多的个人和组织站出来支持同性恋权利，除非从我们的社会中彻底根除同性恋恐惧，否则，您的孩子的确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十一、是否有关于同性恋的法律规定？

在中国，还没有任何法律对同性恋有所规定，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同性恋行为不是非法的，更不是犯罪。也许您会通过一些新闻报道听到有关同性恋的性侵害或卖淫等犯罪现象，以及法律对他们的惩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审判是针对性侵害中的暴力行为及卖淫行为，而不是针对同性恋本身。这些行为不论发生在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中，都应受到法律的处罚。

在以往的法律中曾经对“鸡奸”行为做过规定，也曾有些人因此以“流氓罪”被判刑，如今这些条款和名词都已从法律条文中剔除。在当今中国，也曾经出现过试图以他人同性恋而作为求诉依据的案例，但是都遭到了法院的驳回。同性恋者的人身权益与异性恋者一样，都会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

如今，荷兰、比利时、加拿大和西班牙已经给予同性恋伴侣结婚的权利，他们享受的权利完全等同于异性伴侣婚姻。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则给予“同性伴侣关系”的法律地位，享受部分等同于异性婚姻的权利。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可以保护因同性恋伴侣共同生活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在中国，同性婚姻已经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人士的支持。随着社会更进步，更宽容，更开放，同性婚姻关系的合法化进程将不断推进，同性伴侣在一起生活所承受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小。

十二、我的孩子将会有自己的家庭吗？结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长久以来，同性恋伴侣一直把他们/她们的关系看作与异性恋的夫妻关系一致，盼望着温馨而幸福的家庭，期待着朋友与家人的祝福。也有越来越多的同性恋伴侣通过人工受精或者领养等方式与伴侣共同抚养孩子。但是，更多的同性恋者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隐瞒自己的性倾向选择与异性恋者结婚的道路，这成为中国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些孩子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性倾向，有些则希望以此来隐藏和保护自己，还有一些孩子则完全是为了满足父母对儿女结婚的迫切要求。

我们知道，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的生活，而他们真正想要的仅仅是与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而已。也许您觉得结婚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但是对您的孩子来说，却是最痛苦的选择。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逼迫同性恋子女与异性结婚这种方式非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伤害。许多人婚后拒绝或无法与配偶同房，许多人隐瞒家人在外与其它同性建立起情感与性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旦被家人或配偶发现，将会直接伤害和破坏家庭关系的稳定，并由此产生离婚等家庭矛盾，引发财产纠纷，子女抚养等众多的社会问题，甚至还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恶果。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隐瞒真实的性倾向去欺骗一个无辜的异性，甚至促成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的做法，都是与社会公德相违背的。

尾声

作为一名家长，您必须关心您的孩子，读这本小册子就是支持您的孩子的第一步——您已经显示了对新资讯的开放心态，而且已经有所收获。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建议您能够与您的孩子一起，多交流，多倾听，多学习。不同孩子的需要各不相同，如何与孩子交流关于性的问题取决于您。一些父母发现，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孩子的方法是明确各自生活经历中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另一些则认为，谈论您对付伤害性事件的经验会有帮助。不论在那种情形下，您都必须意识到，建立在性倾向基础上的歧视有特殊的伤害性。我们期待着您可以通过学习同性恋的相关知识来帮助孩子，您还可以帮助他们/她们从隐蔽走向公开，因为正是由于这种隐蔽，才使偏见和歧视得以存在。

一个心理学家曾经这样说过：“绝大多数人一旦适应了孩子的真实性倾向，就会感到眼前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首先，他们熟悉了孩子生活的另一面，而这是他们曾经被蒙在鼓里的。他们现在进入了孩子的生活，通常来讲，他们与孩子的关系更密切了。其次，他们开始认识整个同性恋人群，然后了解到这些人与其它人并无不同。”

2005年11月8日，南方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刊出对我儿子的专访，照片清晰，标题醒目：《广州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第一人郑远涛：我有责任公开同性恋者身份》。11月16日，南方电视台在《今日一线：封面故事》中，播出了我和远涛接受采访的录像。据说在国内我是第一个以“同性恋者的母亲”身份在电视上亮相，因而被主持人介绍为“勇敢的母亲”。随后，我和儿子又接受了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新快报》和广州电视台的采访。一时间，成千上万的人知道了我的“勇敢”。对此，人们褒贬不一，而我自己则同儿子一样，“勇敢”出自责任。

儿子告诉我他是个同性恋者

我在粤北山区当过知青，搞过文艺创作；在粤西国企干过政工；回广州后一直编文学杂志。先生是教师。岁月流转，喜得独生子远涛时，我33岁，先生40岁。我们离休的父母度晚年，两代人对远涛既不溺爱也不苛责。儿子有了这样自由、宽松的成长空间，逐渐长成知书识礼、正直善良的小伙子，是班干、团干，很让家长放心。他爱好文学艺术，性格、气质与我有相似之处，我们母子间交流越来越多，彼此信任，他觉得和我关系更像朋友。

儿子大约在初中阶段就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性倾向，但真正爱上男性却是在高一时，那是他的同学。儿子明知对方是异性恋者，但还是向他坦白了性倾向，不是求爱，而是希望好朋友分担这个秘密。可能这个举动太出人意表了，对方从此有意无意地避着他。同时，很喜欢他的女生晓宁与他越走越近。我和先生看见他俩常为班上出墙报的事在我家写写画画，学习成绩排名又常挨在一起，你追我赶的，私下觉得挺好。不料儿子主动对我说：“爸爸妈妈一定以为我和晓宁在恋爱。不是的，我和她都明白不是的。”我说：“是也没什么，年轻人总应该交朋友的，掌握分寸就是了。”我和先生都以为儿子或者未意识到、或者不好意思承认正处在初恋中。其实儿子已告诉晓宁自己是同志。虽然他也喜欢她，但不是爱情。10年后的今天，他俩仍时常来往，互为知己。

儿子说他最喜欢的音乐人黄耀明是同志，我常听儿子播放他的歌，一起欣赏他演唱会的VCD，觉得这个人才华出众（后来我才知道文艺界不少名人如白先勇、张国荣等都是同志）。儿子还不时向我推介同性恋题材的中外电影、小说，交流心得。我自己也带着探究心理读了些纪实类书籍。这一切，无形中为我作好了心理铺垫。儿子读高三期间的某一天，我对他讲了自己新近的一段感情经历，他听完说道：“妈妈，你告诉我这么多，我也告诉你一件事。”随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性倾向。我并没有大惊小怪，因为我明白同性恋不是心理或生理疾病，只是一种与异性恋不同的性倾向。但从母亲的角度本能地关心儿子能否找到满意的爱人。我说，多少异性恋者寻找一生都未必遇上如意的伴侣，同性恋者人数少，又不敢公开身份，你上哪儿去找朋友啊？儿子说自己还年轻，不急；同志人群有社团、网站，只要自己是优秀的，总可以找到相爱的人。我又说：“既然还没有对象，那就等上大学甚至工作之后再看看吧，说不定有些很优秀的女性令你动心呢。”他有个从幼儿园就同班的女同学，各方面都很出色，两人又惺惺相惜，交情很深，我说这种女孩不可多得，你怎不考虑她？儿子笑着回答：“我不会爱女孩子，就像妈妈你不会爱女人，都一样是自然的。”既然如此，我只好叮嘱他与同志交往时谨慎些。其实我一直相信儿子的品味和选择是错不到哪儿去的。先生听我转述了儿子的话之后，说道：“他现在还小，未定型，长大以后会转变的。”

我们尊重儿子的同性之爱

我们尊重儿子的志愿，由着他报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学院，后来更由着他选了最喜爱但不热门的英美文学专业。儿子学习出色，担任戏剧节参赛剧的导演又夺了几个奖项，在学生中颇引人注目。大一时他借作文《The Last Night》（最后一夜）写出自己对同性爱的切身感受，老师给了高分，并要他在全班朗读该文。以后他又将性倾向告诉了一些同学、舍友。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出版集团当编辑，依然在同事中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我们做父母的欣慰地看到，儿子活得真实、坦诚、快乐。

远涛读大二那年，通过爱白网与搞美术的扬相识相爱。我和先生都认可他俩的关系，欢迎扬来我家过夜。我生日那天，扬买来鲜花、蛋糕，正式与家长见面。席间，我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觉得他俩很合适。他们确实给彼此带来莫大快乐。可惜扬没有勇气向家长公开同志身份，虽然他自己说对女性和男性的爱是三七开，但他还是决定放弃仍然爱着的远涛，接受一个女孩。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儿子起初很伤心，但过后想想这样也好，给了自己经历更多的机会。我曾十分担心他再遇上与自己如此默契的同志，他却说：“失去好的，再找更好的。”在接受爱白网站《我做名人》访谈时，远涛表示：“一个人有强大的自我就不怕别人对他做什么。‘不居则不去，’——有爱人的时候，我不自恃这种善变的拥有；失去了以后，我的自我还在，生命还有许多别的趣味，伤痛一过，我又可以重新站在阳光下了。”

决定做爱白的嘉宾前，远涛跟我打过招呼，也征得扬的同意。事后扬说，那是他看过的最好的一次访谈。远涛把长达8页的访谈打印出来送给我，我一直保存着。细读儿子21岁生日前夕在网络上袒露的心迹，我发现他比我想象的要成熟许多，原有的某些疑虑打消了。远涛在访谈里说，他贴出交友广告后，引起许多回应，也与一些同志有过性关系，但没有爱，或者只是对方爱他。他发现“一夜情”不适合自己的，“单纯的性满足重复下去没多大意思，缺少回味，缺少温暖。”他认为同志本身需要自尊、自爱，“如果不自律，就无法改变异性恋世界认为同性恋者滥交的刻板印象，也就谈不上争取全社会对同志更广泛的尊重。”他这样描述与我的关系：“我和我妈妈是经常交流的，但不是餐桌上厨房里就是电脑或书桌前——多是在一个人‘干活’时另一个人主动走来说。我们不会大而概之地谈，只从很小很日常的地方切入。比如说，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志网友，他本人如何如何，离我原本的想象有多远，哪些地方会成为我和他发展的障碍等等，而这些谈论归结起来，我想找的男朋友便会是这样的：首先得正直善良，其次要聪明、有生活情趣，最好和我一样喜欢文学艺术，最后——理想化的想法——他能勇敢爱我。两个人牵着手走在街上，‘Watched by every human love’（奥登诗句：‘在世间每个爱人的注视中’）。”看到这些文字，我盼望它早日成为现实。

过了两年，儿子已在出版社工作。他告诉我和先生，他与在广州某大学任教的新西兰青年森相爱了。我们高兴地请森赴家宴，并且迅速接纳了这位喜欢艺术的外国朋友。森请我们去他的学院玩，放假时也来我家小住。森的母亲和我一样是位编辑，来中国游玩时特意与我们见面。两家人一起逛公园、吃粤菜，远涛还陪着她游珠江。她对远涛称赞不已，我们也感谢森令平淡的日子生色不少。每当看到远涛和森牵着手散步，又看到他俩在北京、澳门旅行的亲密合影，我就像多了个儿子般开心。我暗暗思忖，国内保守观念太强，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太大，做家长的有我们这么开明已是不错，但很难碰上双方家长都开明的。远涛和森相识是缘分，他俩若想在内地住到一起我赞成，若要出国结婚定居我也理解。我虽然爱儿子，但还没有抱孙子的渴望；先生是华侨孤儿，归国后靠助学金完成学业，对传宗接代看得很淡。他对我说，我们让远涛从小享有足够的自由，无论升学、就业、交友，都尊重他的志愿。远涛在访谈中曾说：“我一辈子感激父母让我走自己的路。”

我们尊重儿子的同性之爱

按常理，有个宽松自由的小环境，悠然自得与世无争地享受同性之爱，该知足了，可远涛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有条件站出来，也有责任做一些对同性恋群体有利的事情。从2001年起，他就成了爱白的网络编辑，无论多忙，都要义务编写、翻译资料，宣传科学、文明。他关心各地同志，有人顶不住家庭压力灰心绝望，远涛劝慰激励；有人认为反正父母不会理解自己，就无心向学，玩世不恭，远涛严肃批评。作为志愿者，他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外语，便努力翻译国外同性恋主题的文学作品，传播高格调、美好的同性文化，提高同性恋群体的权利意识，倡导自尊自爱。为了集中精力研读、翻译，他辞了职，回家工作。尽管收入不高也不稳定，但只要网站有任务，远涛都搁下私事去完成。他多次去北京、杭州、厦门、香港等地参加活动，采写报道，我和先生则默默地做他的后盾。

2004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天，远涛在家中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为省疾控中心开展的同性恋者艾滋病预防项目做公益宣传。事前他征求过我们意见，声音、形象都未经技术处理，公开以同性恋者身份，呼吁同志接受艾滋病检测。几位亲戚看到节目，议论说，荧屏上的“阿涛”真像远涛！有人向我求证，我见时机未成熟，不宜贸然公开儿子的性倾向，就支吾过去。2005年夏天，远涛应天津卫视邀请，与防艾专家张北川教授、公开同志身份的导演崔子恩一起接受访问。他叮嘱我和先生收看节目，我也通知了不少朋友准时收看。这些年，许多人问我远涛有没有女朋友，我都含糊其辞，后来才陆续向一些朋友说了真话。他们有的诧异远涛怎会产生这种性倾向，要我反省在儿子成长过程中忽略了哪个阶段，是否“没把好关”，还提醒我赶紧“纠偏”，帮他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我始终无法从专业角度说清问题，只能坚定地表示，儿子没做错事、坏事，同性恋是他的自由，我尊重他，支持他。朋友们听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毕竟这是我的儿子嘛。这回，好不容易有主流媒体提供那样一个平台正面宣传同性恋知识，我真巴不得朋友们和我一样看看节目，开开窍。当我看到儿子落落大方、侃侃而谈时，觉得是个很阳光的现代青年形象，有助于改变相当部分人对同志的误解、偏见。事实上，这也是许多观众的感觉。

鼓足勇气去做有意思的事

继天津卫视之后，2005年11月，南方电视台也准备采访远涛，并希望我同时接受采访。儿子没敢代我表态，这决心必须由我下。我犹豫了。广州是我生活工作几十年的城市，有数不清的校友、老师、同事；我又是当编辑的，联系着大量作者；还有娘家、婆家几十位亲戚……一旦自己在电视上出现，人们会怎么看？我和先生再怎么开明，社会上多数人对同性恋还是不理解、不接受的，甚至认为是件“丑事”。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是我一转念，又觉得不该给自己抹黑、加压。既然我敢于理直气壮地说儿子没干错事、坏事，那又怎扯得上“丑事”呢？不过，我一个年近花甲的女人，私底下支持儿子和他的同志们就够啦，犯得着在电视上抛头露面，让众人指指点点吗？弄不好还以为我“博出位”图名利哩！我几乎要说出那个“不”字了，内心深处却非常清楚，接受采访绝对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两种想法在我脑中拉锯，最后促使我下决心的，是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从酝酿这篇文章开始，我一直想绕开这人、这话、这事，但最终明白无法绕开——那一切已楔入我的生命。13年前，亦即1993年，年已46岁的我，一个普通的女编辑，自行策划、自筹资金编辑出版了包含250多帧照片、280多首诗的个人影集——《这一株三色堇》，印刷2000册，公开发行。军旅作家雷锋在《序》中写道：“阿坚不是撒切尔、英格丽·褒曼，却出版个人影集，还请了许许多多很有名的男人和女人——她的朋友们——为她的‘玉照’配诗，在个人行为规范很受约束的吾国吾民之中，这是需要一点想象力、勇气和决心的事情。世间任何事物都需要有人第一个尝试。一个普通女人印行个人影集，阿坚是我迄今知道的我的同胞们中的第一个。所以我说阿坚简直是个勇士。因其是‘普通女人’，这影集才有特殊的开拓意义。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档案’也许比名女人更具普遍的社会学含意。”影集出版后，《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等几十种报纸、全国各大省区杂志及港台、海外传媒都作了宣传。人们普遍认为，它体现了“老三届”的精神风貌和中国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难能可贵的是，1936年入党的80岁老父亲，对我出版影集的评价是“有意思！”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先生的支持，年仅13岁的儿子捐出了全部压岁钱。

我曾有勇气做了那么件有意思的事，今天怎么就变得患得患失了？我想着去世12年的父亲，没有经历坎坷忧国忧民的他，就没有真实坦荡敢作敢为的我。如果他健在，一定会鼓励我：“有意思！”儿子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我作为母亲，理当与他并肩而立！就这样，我和儿子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儿子说：“妈妈，你不经意间又成了‘第一个’。”节目播出当天上午，我给许多亲友、作者（其中有部队政委、大学院长等）打了电话，又给单位全体同事写了公开信，希望大家抽空看看晚上的《封面故事》。想不到居然有那么多人收看这节目。第二天，儿子外出，出租车司机问：“你就是电视上那位吧？”我和儿子步入西餐厅，咨客小姐笑道：“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俩了！”同志网友纷纷说：“感谢远涛的妈妈，也是我们的妈妈……”我听得最多的感叹是：“你真勇敢！”当然，压力不言而喻。反对意见一般不当面说，沉默、回避，已是一种表态。不要紧，认识事物总有一个过程，我和先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今年5月，我和远涛结伴游云南。十天相处，话题广泛，彼此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远涛与新西兰的森不再是恋人了，但依然是朋友。是远涛追求更全面、更深刻、更长久的契合，而向森提出分手的。他曾经说：“真爱过就够了，没有必要计较爱多久。”我和先生对儿子的新男友照样很喜欢，只是不知他将来能否过得父母那一关。孩子们倒是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与世界都是要与时俱进的。

中国大陆同性恋大事纪

1981-2007

在云南，我们母子俩去到金沙江上的虎跳峡时，正下着雨，江水在两岸峭壁夹逼下奔突，白浪似雪，涛声如雷，气势雄奇。忽然雨过天青，空中出现一道七色彩虹，远涛赶紧拍下第一次见到的景致。回到广州次日，他赶往珠海参加中山大学组织的广东地区性别和谐倡导日活动。第三日，又赶往香港参加国际不再恐同日游行。我看到他拍摄的照片，狂风暴雨中，彩虹旗格外鲜艳。虎跳峡的照片也冲印出来了，几乎所有人看了都奇怪，从没见过这种弧线向上的彩虹。我却想，大千世界，异彩纷呈，求同存异，共享和谐，世界才会彩虹般美丽。

(文中远涛感情生活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家庭篇



相关资料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是否病态还没有定论。

1982年，世界性学名著《性医学》中文译本出版，书中删除了《同性恋》全章（同时被删去的还有变性欲，换装行为等3章）。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的《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迷》一文，文章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但是属于少数，认为对同性恋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同年，阮芳赋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这部后来总计发行量上百万册的科普读物，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变态”。

1985年，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仲庚主编译的心理学教科书《变态心理学》，把同性恋明确列为一种不适宜异性恋生活方式时可以选择的替代生活方式。这部书对学术界有重要影响。

1986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赵敏老师因研究同性恋治疗问题，被公安局6次传讯，理由是他筹备治疗用具时借用了裸体录像带。

1990年，李银河、王小波对数十名男性同性恋者进行个案访谈式研究，分别在大陆和香港发表了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

1990年，顾学琪对上海111名男女同性恋者进行调查，并于次年发表研究报告。

1991年，中国健康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及其助手万延海等人，开始进行针对同性恋人群的健康教育工作及研究。

1992年，在北京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了“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这是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邱仁宗、陈秉中、李银河、王小波等学者和一些记者与会参加。这次活动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为“石破天惊的一举”。

1992年，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建立，编辑《爱知简报》，在男性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中开展预防艾滋病和安全性教育工作。

1992年，潘绥铭对北京等四个城市同性恋者的行为进行调查，该项目被列入国家艾滋病防治项目。

1992年，安徽两名女子同居事件受到公安部宽待。公安部在答复安徽省地方政府的意见上说，我国没有关于同性恋的法律，原则上这类案件可以不予受理。最高警方的意见被新闻媒体报道为中国同性恋合法化。

1993年，“男人的世界”沙龙在北京西单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载歌载舞，迎来了中国同性恋的公开化。警方表示，同性恋没有法律界定，只要不影响他人，警方一般不予干涉。

1993年，同性恋文化沙龙“男人的世界”遭到关闭。

1994年，张北川著47万字的《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拥有平等权力的方向进步的。

1994年，邱仁宗主持的“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发表支持同性恋者的政策建议，送交政府有关部门和立法机构。

1995年，北京同性恋组织“中国彩虹”向海外媒体发布同性恋解放公开信。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北京男女同性恋者开始酒吧聚会，同性恋酒吧开始出现。

1995年，中国文化名人萧乾老人在文汇报（上海版、香港版）发表了对《同性爱》的书评《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指出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认识在进步，这种进步标志中国在现代化方面正做出努力。

1995年，社会学家刘达临的《中国当代性文化》（精华本）出版，该书强调了中国有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同性爱人群。

1995年，潘绥铭《中国性现状》出版。潘绥铭对四大城市180余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发现，中国相当一部分男同性恋者很“活跃”，存在着艾滋病在这一人群中流行的风险。

1995年，青年作家方刚的纪实文学《同性恋在中国》出版。

1995年，《人之初》杂志发表中国大陆同性恋者自述《渴望幸福》。

1996年，香港同性恋组织召集全球华人同志大会，大陆同性恋代表到会。

1997年，北京同性恋志愿者自发地开办了一条专为同性恋者提供心理健康和艾滋病干预服务的热线。

1997年，北京男女同志热线开通，并向全社会公开了传呼机号码。

1997年，邱仁宗《艾滋病、性和伦理学》出版，该书从伦理学角度，对人类性取向、同性恋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把同性恋道德化、疾病化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该书还从伦理学角度论述了艾滋病与性及性少数人群的关系。

1997年8月 - 1998年2月，精神医学专业刊物《精神卫生通讯》就同性恋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有关同性恋道德化、医学化和非道德化、非医学化的不同观点展开交锋。讨论以张北川的长文作为总结，强调了同性恋非道德化、非医学化是当代科学的结论，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1997年，中国新刑法颁布，删除了数十年间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从而实现了现实中的同性爱非刑事化。这一跨越，完成了一些发达国家历经数十年走过的艰难路程。按照中国现在实施的刑法，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属于法律干预范畴。

1997-1998年，张北川教授对486位男同性恋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25%受到过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言语侮辱和殴打等），35%因为社会（包括自己家人在内）对同性恋的偏见产生过强烈的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行为。

1998年起，大量同性恋者网站或同性恋友好网站出现。

1998年，社会学家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这是在个案积累和研究的基础上对《他们的世界》的增补。这部25万字的著作综合了国内外学界的调查和多种科研结论，并指出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4800万。

1998年，以同性恋人群为目标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于年初开始运作，开展关于同性恋的理解和艾滋病教育活动。这个项目有近20位不同学科的权威学者和同性恋者直接参与，并在1999年初得到国家明确的道义支持。

1998年，北京“柠檬树咖啡屋”开张，每周六举办同性恋文化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北京同性恋者社群意识。

1998年3月27日，《南方周末》第2版发表魏宏岭《关注同性恋》一文，提出对同性恋人群的歧视问题。

199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第7版《直面转型期社会》一文，对潘绥铭在“中国艾滋病高危群体研究”等“一些鲜有学者关注的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绩”给予肯定，并肯定了有关特殊人群性学研究的价值。

1998年5月3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生热线》栏目直播了关于同性恋话题的专家访谈。

1998年8月，全国男女同性恋者积极分子在北京西山大觉寺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同志工作。

1998年10月，全国女性同性恋者在北京公开聚会。

1998年，《希望》杂志第6期以21个页面推出《认识同性恋》专栏，发表了马晓年等专家和4位同性恋者的文章，对同性恋者肯定和接纳自我具有重要意义。

1998年11月，邱仁宗主持的《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哲学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其中有“同性恋专题研讨”单元。

1999年，由邱仁宗主持召开了“面对21世纪的女性：女性主义者与女同性恋者的对话”研讨会，表明社会对同性恋问题的关注已明显超越艾滋病防控、心理卫生、精神医学界领域。

1999年，上海一对女同性恋者公开举行民俗婚礼，并得到家庭祝福。

1999年，女同性恋者简报《天空》出版。

1999年2月，《同性恋在中国》作者方刚受到起诉。法院一审判决有关同性恋是性变态的说法引发同性恋社区的强烈反对；二审判决中，法院取消了同性恋是性变态的说法，判决书摒弃了把同性恋道德化的说辞。这标志着把同性恋道德化的历史时代的法律终结。

1999年10月，邱仁宗主持的《“面向21世纪的女性研讨会”——女性主义者与女同志之间的对话》在京召开，双方就共同关注的平等、尊重等话题作了较深入的对话与交流。

1999年11月，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主办的北京香山科学会议上，张北川编辑了《遏制中国艾滋病流行策略》参会文集，旨在引起科学界、国家有关部门及高层领导对同性恋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公共政策的注意。

2000年3月，人民日报内参介绍了张北川及其主持的同性恋人群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

2000年，面向国际社会的《华声月报》第5期刊发了署名记者邓梅芳、荣维毅的《中国同性恋人群新调查》，是在主流媒体上对同性恋诸问题正面的报道和探讨；这是我国面向国际社会的主流媒体首次以大篇幅刊发此类文章。

2000年4月，公安部在一批示中指出：“选择性别是公民的个人权利”。

2000年11月，歌手毛宁被刺。因其涉及参与同性恋色情活动，引发了大众媒体关于“是否要对同性恋宽容”的大讨论。

2000年11月，“同性爱／艾滋病议题暨‘朋友’项目研讨会”在京召开。该会议实现了我国非政府组织（NGO）与同性恋者的首次正面交流。

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出版发行，在新版诊断标准中对同性恋的定义非常详细，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由此，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

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节目，这是中国电视媒体首次关注同性恋。

2001年10月，《关于同性爱／艾滋病问题的共识与建议》向多个学界和媒体发放。该文件从多方位提出了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主张。文件得到约10个学科的学者和社会人士共90余人联署。

2001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在北京大学举行。

2001年，中国第一届女同志文化艺术节被禁止举行。

2001年11月，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召开，对男男性接触者与艾滋病流行的关系进行了专题讨论。10余位同性恋者参与会议。

2001年11月，第一届同志网站站长会议在北京召开。

2002年6月，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对数省市40多位同性恋志愿者进行了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

2003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设《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研究生课程。

2003年，江苏交通广播网《男女夜话》栏目开辟了每周三固定时间的同志版块。

2004年12月，中国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中国男性同性恋人数及艾滋病感染的

2005年6月，第一届中国同志骄傲月活动四个城市同时举行。

2005年7月，第一届同性恋大学生夏令营在北京举行。

2005年8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同性恋与艾滋病预防专题节目《以生命的名义》。

2005年，复旦大学开设本科生公选课《同性恋研究》。

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举办了一系列公开的同性恋主题活动。

2005年8月29-3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人生热线》播出《走进同性时空》系列直播节目。

2005年11月29日，爱白文化教育中心在北京创立中国大陆第一个收藏同性恋主题书籍的图书室。

2005年12月，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被禁止举行。

2006年4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非传统婚姻模拟立法听证会”。

2006年5月20日，“扬起彩虹旗·广东地区性别和谐倡导日”系列活动在广东中山大学开展。

2006年5月21日，中国大陆多个同志组织的代表参加第二届“国际不再恐同日”香港区游行。

2006年5月31日，爱白志愿者江华在第六十届联合国大艾滋病高峰会议发言，是中国同志首次在联合国讲台发言。

2006年10月12日，首个倡导性倾向平等的学生社团“彩虹社”在广东中山大学注册成立。

2006年，中国大陆同志参加在芝加哥举办的第七届同志运动会（Gay Games）和在蒙特利尔举办的首届世界同志运动会（World Outgames）。

2006年9月，中国大陆多个同志组织的代表参加台湾同志大游行。

2006年9月，来自中国大陆15个同志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太男性健康与艾滋病国际协商会议”。

2007年3月，来自北京、云南、湖南等地的同志聚会北京，庆祝《日惹原则》公布。

2007年5月，中国大陆多个同志组织的代表参加第三届“国际不再恐同日”香港区游行。

2007年6月，北京大学红十字会主办社会性别健康系列活动，包含同志议题的讨论。

2007年7月，基督教右翼人士在北京组织“同性恋治疗”研讨会，遭到同志团体和社区的揭露和谴责，被迫取消。

2007年7月，大学生同志文化夏令营在北京举行

2007年7月，首届跨区域华人女同志组织者训练营在广东珠海举行

2007年7月，“非常帅歌”QQ群K歌大赛首站在北京举行

2007年10月，爱白发布《促进男男性接触者性健康的同伴教育和外展教育 同伴和外展教育工作者参考手册》中文版

2008年2月14日，北京同志文化活动中心成立

2008年，第一届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巡回展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进行

2008年6月，内地首个同性恋亲友会在广州成立

2008年12月10日，荷兰驻华大使馆主办酷儿影像之夜放映中国同志影片

2009年1月，广州举办内地首届同志亲友恳谈会

2009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两对同性伴侣在北京前门拍摄同性婚纱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09年3月，爱白发布《关于HIV/AIDS的一些常见迷信和误解》手册

2009年5月17日，北京高校学生组自行车队，支持“国际不再恐同日”

2009年6月14日，中国首届多元性别艺术展“别·性”在北京开幕

2009年6月17日，第四届北京酷儿影展在北京开幕

2009年7月，Outgame世界运动会在哥本哈根举行，中国同志组团参加，获得一金一铜成绩

2009年7月，同志小说《勇气》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9年8月，《预防医学情报杂志》发表国内首个多学科男同志艾滋病干预策略研究报告



志名人录

萨福 (Sappho, 公元前620-570)：古希腊女诗人，被封为女性同性的鼻祖，她的出生地Lesbos后来成为女同志的代称 (Lesbian)。

苏格拉底 (Socrates, 公元前469—399)：古希腊哲学家，其弟子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如实地纪录了苏格拉底对同性爱情的坚定捍卫。

柏拉图 (Plato, 公元前428 - 348)：苏格拉底弟子，西方哲学奠基人之一，对西方文化及数百年后兴起的基督教教义有深远的影响。其著述中多处颂扬男性之间的爱情。

亚历山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这位来自马其顿王国的年轻君王征服了包括今印度旁遮普在内的大片土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路经特洛伊古战场时，亚力山大向阿喀琉斯的坟墓献花，爱将赫费斯提翁则同时向帕特洛克罗斯的坟墓献花，两人借希腊传说中的同性伴侣表达相互之间的恋情。

达芬奇 (Da Vinci, 1452—1519) **与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1475—1564)：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美术巨匠。他们在作品中表现男性美的同时，对男模特也情有独钟。米开朗基罗写给同性情人的大量情诗，后来在出版前全部被改为女性称谓。

德拉西乌·伊拉斯莫 (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 1467—1536)：荷兰基督教学者，同性爱情的失败使他离开了修道院，尘世的经历促使他重新修释基督教，将人文主义融入了新版《圣经》，推动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

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散文家和哲学家，其《散文集》具有精辟理智的见解和冷静雄犀的笔调，成为人类文学史和思想史的重要著作。培根创建的实证思想成为科学研究的基础，他也因此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

松尾芭蕉 (1644—1694)：江户前期的俳人，有“日本的李白”之美誉。他通过在各地的旅行，形成了独自思想体系，使本来属于庶民阶层的俳句变成了纯文学，提高了其在日本文学中的地位，晚年又重新回归庶民性。

尼古拉·果戈理 (Nikolai Gogol, 1809—1852)：俄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死魂灵》。他接受牧师的建议，试图通过绝食来驱除内心的同性恋倾向，结果体竭而死，年仅43岁。

瓦尔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 1819—1892)：美国著名民族诗人，在《草叶集》的增订版中加入了表达同性爱恋的诗集《芦笛集》，但迫于社会压力，将诗歌中的许多男性称谓改成了女性。

佛罗伦丝·南丁格尔 (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这位孱弱女性的不懈努力使人们开始重视伤病人士的健康，她也因此被誉为“护士之母”。每年颁发的“南丁格尔奖章”代表全球护理界的最高荣誉。

彼得·柴可夫斯基 (Piotr Tchaikovsky, 1840—1893)：俄国作曲家，代表做为《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和《“悲怆”交响曲》等，被誉为“俄罗斯之魂”。有传言其因同性爱情的败露而在英年被逼迫服毒自杀。

乔治·桑塔亚那 (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著有《怀疑与动物信仰》、《存在王国》、《理智的人生》等哲学巨著，被称为“哲学诗人”，在自传体小说《最后的清教徒》中道出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在哈佛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其不折不扣的单身状况令学院领导大为不满。

格特鲁德·斯坦 (Gertrude Stein, 1874—1946)和艾丽斯·托克拉斯 (Alice B. Toklas, 877—1967)：斯坦为流亡巴黎的美国现代派作家和女权主义思想家，她在巴黎主持的文艺沙龙提携了当时初出茅庐的海明威和毕加索等人。斯坦根据其私人秘书兼情人托克拉斯的经历写就了《艾丽斯·托克拉斯传》，成为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托克拉斯临终前皈依天主教时，向牧师问道：“这样的话，我死后能够见到斯坦了吧？”这段忠诚爱情被《时代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五大罗曼史”之一。

E. M. 福斯特 (E. M. Forster, 1879—1970)：中国读者通过电影《印度之行》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认识了这位英国作家。阶级平等的思想贯穿了福斯特的所有长篇小说。在半自传体小说《莫利斯》中，两位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青年男子冲破樊篱，同奔绿林，找到了爱情的归宿。同性恋短篇小说集《生命来临》也在他死后得以出版。

弗吉尼亚·吴尔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英国现代派女作家，为同性情人写下了幻想体小说《奥兰多》，成为“文学史上最最长最迷人的情书”，论著《自己的房间》为女权主义思想做了经典阐述。

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4—1946）：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其“政府支出”的主张使世界经济走出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剑桥大学“布鲁斯布里集团”里的活跃人士，该团体主要由同性恋和双性恋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其中包括福斯特、吴尔芙和历史学家列顿·斯特拉奇等。

伊莲娜·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 1884—1962）：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致力于关心妇女权利、世界和平和贫困人群，与女记者罗莉娜·希柯克保持了多年的爱恋关系。二战结束后，伊莲娜投身于联合国的建设。

T. E. 劳伦斯（T. E. Lawrence, 1888—1935）：英国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巧妙地发动阿拉伯部落，在北非沙漠取得辉煌战果。大卫·里恩在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中对他的军事生涯做了生动展示，但避而不谈劳伦斯与阿拉伯青年阿曼德之间的同性爱恋。

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奥地利哲学家。从语言的角度探索哲学，开辟了二十世纪哲学发展的新路。早年曾师从罗素，但两人很快演变成学术同辈，罗素曾坦言，维特根斯坦在数理逻辑方面的卓越才智将他赶出了这个领域。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 1890—1950）和鲁道夫·纽里耶夫（Rudolf Nureyev, 1938—1993）：本世纪最伟大的男子芭蕾舞大师。尼金斯基是二十世纪初现代芭蕾的开创者，纽里耶夫冲破了女演员的足尖垄断，使人们重新领略了古典芭蕾的男性魅力。

塞格·爱森斯坦（Sergei Mikhailovich Eisenstein, 1898—1948）：苏联著名导演，代表作品包括《波特金战舰》和《伊凡雷帝》。三十年代在墨西哥拍片时，因同性恋情暴露而被苏联政府召回，结果与女秘书匆匆结婚来加以掩饰。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迦（Federico Garc í a Lorca, 1898—1936）：本世界西班牙最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在作品中强烈谴责基督教会虚伪，呼吁对妇女和贫困者的同情，被誉为“西班牙文学之魂”。西班牙内战初期，为佛朗哥军政府所不容而遭到枪杀。

格丽泰·嘉宝（Greta Garbo, 1905—1990）：默片巨星，因不满好莱坞好色巨头的频频骚扰而在盛年时退出影坛。

雷切尔·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 1907—1964）：美国生态学家。1961年，她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指出农药对于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的巨大破坏，矛头直指全球化工集团，此举标志着全球绿色和平运动的开端。在临终前，她特意叮嘱同性情人销毁两人之间的全部来往信件。

田纳西·威廉斯（Thomas Lanier Williams, 1911—1983）：本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代表作包括《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和《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对同性恋的压制往往是其作品中人物悲剧的根源。

阿兰·图林（Alan Turing, 1912—1954）：二战期间，因成功破译德军的密码而被誉为“无名英雄”。其发明的图林机是现代电脑的雏形，他也因此被称为“计算机之父”。因同性恋情败露而倍受迫害，最后吞毒自杀，年仅43岁。

本杰明·布雷顿（Benjamin Britten, 1913—1976）与彼得·佩尔斯（Peter Pears, 1910—1986）：布雷顿是本世纪英国著名作曲家，其作品《彼得·格拉姆》、《比利·伯德》和《魂断威尼斯》是不仅是现代歌剧的代表作，而且带有强烈的同性恋色彩。佩尔斯是布雷顿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并被公认为布雷顿声乐作品的首要诠释者。在多次演出中，佩尔斯担任独唱，布雷顿为钢琴伴奏。1976年，布雷顿躺在佩尔斯的怀中，凝望着北海与世长辞。十年后，佩尔斯去世，被安葬在布雷顿的墓边。

莱昂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1918—1990）：本世界最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之一，其音乐剧《西城故事》长演不衰，并为海顿、勃拉姆斯和马勒等人的交响曲做出了经典演绎。恩师兼同性情侣阿朗·柯普兰称他与智利女演员的婚姻“纯属装模作样，自欺欺人”。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 1924—1987）：美国著名作家兼民权活动家，著有《到山上去说吧》和《另一国度》等长篇小说及大量杂文。六十年代曾率领黑人代表团与美国政府展开对话，但由于其同性恋身份而遭到其他民权活动家的排挤。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社会建构主义学说的主要代表，其研究涉及医学、历史、语言学、政治学等领域，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后的思想家”。他视同性恋为“创造力的源泉”，并坦承“我这辈子对于知识的全部追求就是为了吸引漂亮男子”。

伊斯迈尔·默谦德 (Ismael Merchant, 1926—) 与詹姆斯·艾佛瑞 (James Ivory, 1928—)：来自印度的默谦德在美国加州就读时，认识了电影专业学生艾佛瑞，这对艺术伴侣在长达四十年的爱情生涯中，携手创作出《波士顿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和《长日将尽》等文学电影佳作，默谦德—艾佛瑞公司也成为精品电影的代名词。他们根据福斯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莫里斯》被誉为“同性恋电影的珠穆朗玛峰”。

大卫·格芬 (David Geffen, 1943—)：美国音乐界和电影界巨头，资产总额高达15亿美元，其主持的梦工厂电影公司在近年内推出了《美国丽人》和《角斗士》等著名影片。格芬一直为妇女、有色人种和同性恋者等弱势群体争取平等权益的斗争提供大量经济援助。

白先勇 (1937—)：台湾籍当代著名作家，曾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同志主题的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喜爱中国地方戏曲昆曲，近年来对《牡丹亭》等剧目的保存及传承推广不遗余力。

马蒂娜·芙拉蒂诺娃 (Martina Navratilova, 1956—)：本世纪最伟大的女子网球运动员，来自捷克。她宁愿失去巨额的广告收入，也不愿隐瞒自己的性倾向。

奥弗拉·哈扎 (Ofra Haza, 1957—2000)：以色列著名歌唱家，歌迷遍布全球。她将希伯来民谣结合现代节奏，唱出了传统压迫下妇女要求自由的心声。2000年，她的去世使以色列举国致哀。

格雷格·洛加尼斯 (Greg Louganis, 1961—)：本世纪最伟大的跳水运动员之一，在1984年与1988年奥运会上，囊括男子三米跳板与十米跳台的四枚金牌。在自传《破水而出》中坦诚道出了自己的同性爱情生活。

马修·米查姆 (Matthew Mitchum, 1988—)：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单人十米台比赛中，正是马修凭借完美的发挥，用一枚毫无争议的金牌搅乱了中国8金的梦想。在出征奥运会之前的几个月，马修公开了自己的同志身份，他的男友也陪他来到水立方，给他鼓励与支持。

推荐网站

组织、机构

<http://www.aibai.cn> 爱白网，提供LGBT相关资讯、文化、教育和法律服务

<http://cd.aibai.cn>

<http://www.aibaigt.org> 爱白成都青年同志活动中心

<http://www.tongyulala.org> 北京同语女同社区工作组

<http://blog.sina.com.cn/bjlgbtcenter> 北京同志文化活动中心

<http://www.aizhi.net>

<http://www.aizhi.org> 爱知行动，关注艾滋病议题及性少数人群

<http://www.lalabar.com> 北京拉拉沙龙

<http://www.hotline.org.tw> 台湾同志资讯热线

<http://www.hrc.org> 人权运动(美国同性恋政治组织)

<http://www.iglhrc.org> 国际男女同性恋人权委员会 (IGLHRC)

<http://www.ilga.org> 国际女男同性恋者联合会 (ILGA)

<http://www.pflag.org> 同性恋者亲友组织 (PFLAG)

<http://www.glsen.org> 男女同性恋及异性恋者教育联盟 (GLSEN)

<http://www.un.org/chinese/hr> 联合国人权事务和相关文件中文网页

媒体资讯

<http://www.csssm.org> 《桃红满天下》

<http://www.glbtc.com> 英文同志百科

<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LES+》拉拉杂志，独立精彩

<http://blog.sina.com.cn/gayspot> 《点》，男同杂志，精致耐读

<http://blog.sina.com.cn/u/1286173051> 北京同志亦凡人，同志脱口秀节目

<http://lgbtmediawatch.aibai.cn> LGBT媒体观察网络

<http://www.ginginbooks.com> 晶晶书库，华人同志书店

<http://www.advocate.com> 美国Advocate 同志资讯

<http://www.planetout.com> 美国PlanetOut同志资讯

学术研究

<http://www.apa.org/pi/lgbc> 美国心理学会同性恋议题办公室

<http://www.cyberpsych.org/homophobia> 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恐同主义研讨会

<http://www.glsen.org> 男女同性恋及异性恋者教育联盟 (GLSEN)

<http://www.apa.org/about/division/div44.html> 美国心理学会同性恋研究分会

推荐图书



莫瑞斯

E. M. Forster著，文洁若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漂洋日记

小杰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孤寂深渊

拉德克利夫·霍尔著，张玲、张扬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好男罗格

童戈著
香港：华生书店，1997



孽子

白先勇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青春，念想——白先勇自选集

白先勇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时时刻刻

Michael Cunningham著，刘新民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鳄鱼手记

邱妙津著
台北：时报文化，1997



台湾同志小说选

朱伟诚主编
台北：二鱼文化，2005



王尔德狱中记

王尔德著，孙宜学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破水而出

注：跳水运动员洛加尼斯传
Greg Louganis with Eric Marcus，景翔译
台北：开心阳光，1997



亲爱的爸妈，我是同志

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编著
台北：心灵工坊文化，2003



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

张在舟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扬起彩虹旗

——我的同志运动经验1990-2001

庄慧秋主编
台北：心灵工坊，2002



反歧视之约
--促进同性恋人权公听会纪实
台北：同学馆，2000



**青当代同性恋历史：
美国经验1945-1990**
Eric Marcus著，林贤修译，共三卷
台北：开心阳光，1997



看得见的真相
--香港同志平权报告
香港：香港基督徒学会等，2006



暗夜中的灯塔
--台湾同志基督徒的见证与神学
同光同志长老教会编著
台北：女书文化，2001



美国最高法院重要判决之研究
1996-1999
焦兴铠主编
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2005



同志自我认同系列读本
北京：北京爱知行研究所，2006



同志法律常见问题解答
北京：爱白文化教育中心，2006修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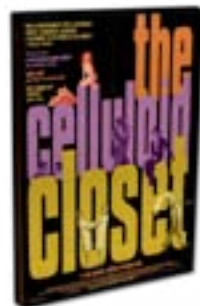
推荐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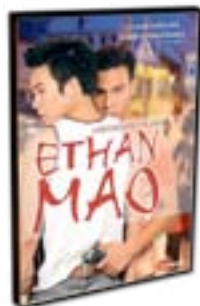
海南鸡饭
(2004)



十七岁的天空
(2004)



The Celluloid Closet
电影中的同志
(1995)



Ethan mao
志同盗合
(2004)



Far From Heaven
远离天堂
(2002)



喜宴
(1993)



Beautiful Thing
愈爱愈美丽
(1996)



Bent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情
(1997)



The Laramie Project
恐同残杀事件
(2002)



Maurice
莫瑞斯
(1987)



Midnight Dancers
热夜舞男
(1994)



Billy Elliot
跳出我天地
(2000)



Boys Don't Cry
男孩不哭
(1999)



La Cage Aux Folles
鸟笼
(1978)



The Sum of Us
我们四个
(1994)



Philadelphia
费城故事
(1993)



Priscilla, Queen of the Desert
沙漠妖姬
(1994)

相关资料

相关资料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办公室设立于北京，是一个面向LGBT人群提供资讯、文化、教育和法律服务的NGO组织，负责运作和管理爱白网、图书资料室、成都青年活动中心等分支机构，参与策划和组织相关活动，负责财务、志愿者、法律、版权等各项事务的管理。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支持全国各地高校学生社团开展活动，促进校园环境对性少数人群的理解和宽容。同时，为LGBT青年学生在自我认同、文化、教育和健康等方面提供资料和活动支持。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通过开展议事规则及能力建设培训，推动各地同志社群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同时也为各地同志社群组织提供资料、技术支持和活动材料。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通过与媒体的协作、沟通和监督，推进社会公众认识、理解和接纳LGBT人群，倡导社会的包容与平等。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还通过与各类专业机构的合作在性健康教育、心理与精神卫生、性病艾滋病预防、法律等方面开展工作。

爱白网www.aibai.cn

爱白网原名“爱情白皮书 中华同志网”，1999年3月27日在中国厦门创办，现今已发展成为知名的面向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人群(LGBT)的中文网站之一。传播与LGBT有关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进展、有利于LGBT人群生理与心理健康的资料、教育资讯以及文化表述。设有新闻、文库、问答、法律、艺术、博客、健康、论坛等栏目。

爱白北京图书室

爱白北京图书室成立于2005年11月29日，是中国首家开放公众使用的LGBT图书资料室。由爱白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负责日常运营与维护，主要收集、整理和编纂与LGBT有关的图书资料和历史档案。

爱白成都青年活动中心

爱白成都青年活动中心开办于2006年5月21日。主要为成都及周围地区的青年同志提供一个自我民主管理，锻炼志愿者能力和领导技巧的空间。同时，为区域LGBT社群和个人提供文化、教育、资讯和联谊等服务。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邮箱：Contact@aibai.cn



Stonewall
石墙风暴
(1995)



Torch Song Trilogy
火炬三部曲
(1988)



Touch of Pink
桃色接触
(2004)



Trick
天雷勾动地火
(1999)



Wild Reeds
野芦苇
(1995)

版权

《认识同志手册》由爱白文化教育中心编撰，并独立拥有完整版权。本手册提供中国大陆读者免费索取或下载。您可以与其他组织、个人分发或分享此手册，但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费用。未经书面授权，不得翻印。